鞫耕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輟耕錄

（一）

陶宗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歷代爲摘抄本故據津逮足本排印

輟耕錄敘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吳間。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輟耕休于樹陰。抱膝而嘯。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于樹根。人莫測焉。如是者十載。遂累盎至十數。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小子萃而錄之。得凡若干條。合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採摭之博。侈于白帖。研覈之精。擬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爲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擬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鄒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于優孟者哉。九成名宗儀。少工舉子業。晚乃棄去。闔戸著書。此其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陰孫作大雅序。

輟耕錄目錄

卷第一

大元宗室世系
氏族
獨松關
宋興亡
大軍渡河
朝儀
江南謠
官不致仕
皇族列拜
云都赤
貴由赤

卷第二

列聖授受正統
平江南
浙江潮
萬歲山
檄
科舉
白道子
荅剌罕
內八府宰相
大漢
昔寶赤

聖聰
受佛戒
聖儉
端本堂
治天下匠
受孔子戒
染髭
御史舉薦
丁祭
大黃愈疾
內御史署御
臺字
五刑
巴而思
使交趾
隆師重道
減御膳
后德
徵聘
以官爲氏
不食死
殺虎張
切諫
高學士
置臺憲
令史
詔西番
錢幣
善諫
刻名印

國蠹
占驗
懷孟蛙
叛寓告遷地
蕭先生
弓字
卷第三
正統辯
岳鄂王
卷第四
發宋陵寢
前輩謙讓
論詩
奇遇
挽文丞相詩
宣文閣
權臣擅政
賊臣攝祭
士人作掾
端厚
貞烈
木乃伊
相術
不苟取
賢妻致貴
賢烈
禱雨

廣寒秋
不亂附妾
卷第五
角端
興隆笙
僧有口才
汪水雲
毀前朝玉璽
三教
功布
發燭
平反
碑志書法
題跋
朱張
無恙
劈正斧
尙食麵磨
鄧中齋
厚德
披秉歌訣
授時曆法
人中
嫁故人女
勘釘
雕刻精絕
隆友道
交誼

假宅以死
坐右銘
廉介
先輩謙讓
卷第六
蘭亭集刻
喪師衰絰
評帖
家翁
沙甕
廉使長厚
句曲山房熟水
抗疏諫伐宋
鬼賊
官奴
清風堂屍迹
掘墳賊
甲午節氣
雙竹杖
禊帖考
法帖譜系
淳化祖石刻
奴才
孝行
私第延賓
吾竹房先生
髮膚
居士
寶晉齋研山圖

衞夫人
梵嫂
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委羽山
孝感
屈戍
黃巢地藏
奚奴温酒
買宅有讖
雇僕役
課馬
鹹杭子
官制資品
義奴
親家
房老
金鰲山
斛銘
火失剌把都
回回石頭
鴛衾
掛牌延客
待士
志異
客作
鷹背狗
奎章政要
忠倡

志恠
還金絕交
卷第八
寫山水訣
狗站
隱逸
利市
雙硯堂
聶碧窻詩
蟹斷
岷江綠
飛雲渡
長年
星八月
不耐煩
粥爵
畫鬼
鄧山房
五馬入門
關節梯媒
志苗
嫁妾猶處子
玉腴
作今樂府法
温暾
漢子
龍兒嘉與
軍中禮士
阿誰

卷第九
文章宗旨
續演雅發揮
奇疾
葛大哥
樹鳴
割執
婚啓
許文懿先生
獸醫
王眉叟
漱芳亭
火災
陰府辯詞
姓名考
麻荅把曆
面花子
磨兜鞬
萬柳堂
松江官號
題屏謝客
陶母碑
謠言
想肉
錢塘
食品有名
落水闌亭
詩法
女諫買印

吳江塔頭箭
卷第十
御史五常
食物相反
馬判
丘眞人
鴈子
鼎作牛鳴
越民考
不中用
水畜
溺水不躍
輥客諞三卦
重臺
卷第十一
素領
官倉入粟
先輩諧謔
字訓
南池龍
趁辦官錢
鹽糟
三姑六婆
國字
纏足
鎖陽
烏蜑戶
日子

寫像訣
狎娼遭毒
白醉
女奴義烈
夜航船
雷雪
西皮
鬼室
幕屍如生
賢孝
金鎗刺肉
承天閣
海運
猪妖
卷第十二
相地理
夢
賢母辭拾遺鈔
龍廣寒
不快
分疏
煖屋
牙郎
枯井有毒
事物異名
杭人遭難
阿瘡瘡
夫婦死孝

園池記
拘花
郤鞭
匠官仁慈
文章政事
貞烈墓
乞求
陰德延壽
卷第十三
中書鬼案
綠窗遺藁
釋怨結姻
太公
發墓
卷第十四
剛籌
連枝秀
奉母避難
著衣喫飯
浙江潮候
牲健藥
張道人
帝師
烏寶傳
爲將嗜殺
杜荀鶴詩
剛介

忠烈
風入松
點鬼錄
婦女曰娘
上頭入月
張翰林詩
卷第十五
淳化閣帖
煮豆帖
與妓下火文
弔四狀元詩
胡烈女
沁園春
隱趣
妓出家
瘞鶴銘
四卦
房中術
古刻
人腊
幽圄
妓妾守節
賀人妾得子啓
雞妖
囹獄
恭敏坊
日書三萬字
河南王

妖異
錢唐懷古詞
度量宏深
寒號蟲
醫科
卷第十六
陶氏二譜
世系
卷第十七
古銅器
方頭
旃檀佛
歸婦吟
丫頭
奴婢
塔影入屋
人命至重
高麗氏守節
鄧思賢
藥譜
石敢當
七十二
傳席
穿耳
點心
慍羝

天子爭臣
黃金縷
花蘤夫人
江浙省地分
卷第十八
敍書
廉察
檄書露布
書手
卷第十九
脈
稽古閣
龐居士
闌駕上書
射字法
嬸妗
哨遍
崔麗人
改常
記宋宮殿
宣髮
靸鞮
四司六局
經紀
宋朝家法
錢武肅鐵券
紳人獅子

至元鈔樣
日無光
郡縣君
卷第二十
納音
應聘不遇
眞率會
漢兒字聖旨
箕仙咏史
宋幼主詩
挽文教授詩
鴈書
九姑玄女課
天下士
卷第二十一
妓聰敏
松江志異
而不畏寒
化氣
皇后慕
珠簾秀
碧澗妾
夫婦同棺
孔掾史
狷潔
碑刻印識
白翎雀

宮闕制度
喝盞
卷第二十二
聖門弟子
皇太子署牒
虎禍
玉堂嫁妓
戎顯再生
夫婦入道
西域奇術
先輩風致
俞竹心
卷第二十三
書畫標軸
田夫人
公字
碧珠示識
黃河源
禽戲
河南婦死
數識
算命得子
項節婦
童子屬對
司馬善諫
犬脅生子
爐鳴
嗓

金蓮杯
揚州白菜
檢田吏
猴盜
預知改元
譏省臺
鎖鎖
傅氏死義
鞠獄
鬼爺爺
卷第二十四
結交重氣義
勾闌壓
待士鄙吝
漢魏正閏
大佛頭
譎誕有配
玉鹿盧
盜有道
醉太平小令
造物有報復
葉氏還金
武官可笑
聖鐵
死護文廟
帝廷神獸
鶉鴿傳書
陳公子
剛卯

倜儻好義
餛飩方
繆孝子
王義士
龍湫獻靈
誤墮龍窟
黃道婆
十二生子
歷代醫師
卷第二十五
論秦蜀
遁母
卷第二十六
傳國璽
疑冢
道士壽函
精塑佛像
趙孝子
木氷
王一山
雞司晨有準
天隕魚
劉節婦
院本名目
天竺觀音
瑞應泉
盧橘

五龍車
至元鈔料
三瓦戒
高昌世家
文宗能畫
箕仙有驗
浙西園苑
卷第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李哥貞烈
病潔
唱論
買假山
妓妾守志
譏方士
伏波將軍
雕傳
酸齋辭世詩
后德
武當山降筆
詩書題三絕
吳江長橋
金果
劉節婦
雜劇曲名
莊蓼塘藏書
戴氏絕嗣
譏伯顏太師
燕都賦

裱背十二科
旗聯
金甲
忠孝里
扶箕詩
卷第二十八
非程文
處士門前怯薛詩識
不孝陷地死
白縣尹詩
樂曲
如夢令
花山賦
醋鉢兒
厲狄
桃符識
蘭節婦
胡仲彬聚衆
于闐玉佛
憲僉案判
丘機山
嘲回回
廢家子孫詩
燕梅花文
黃門
爵祿前定
棋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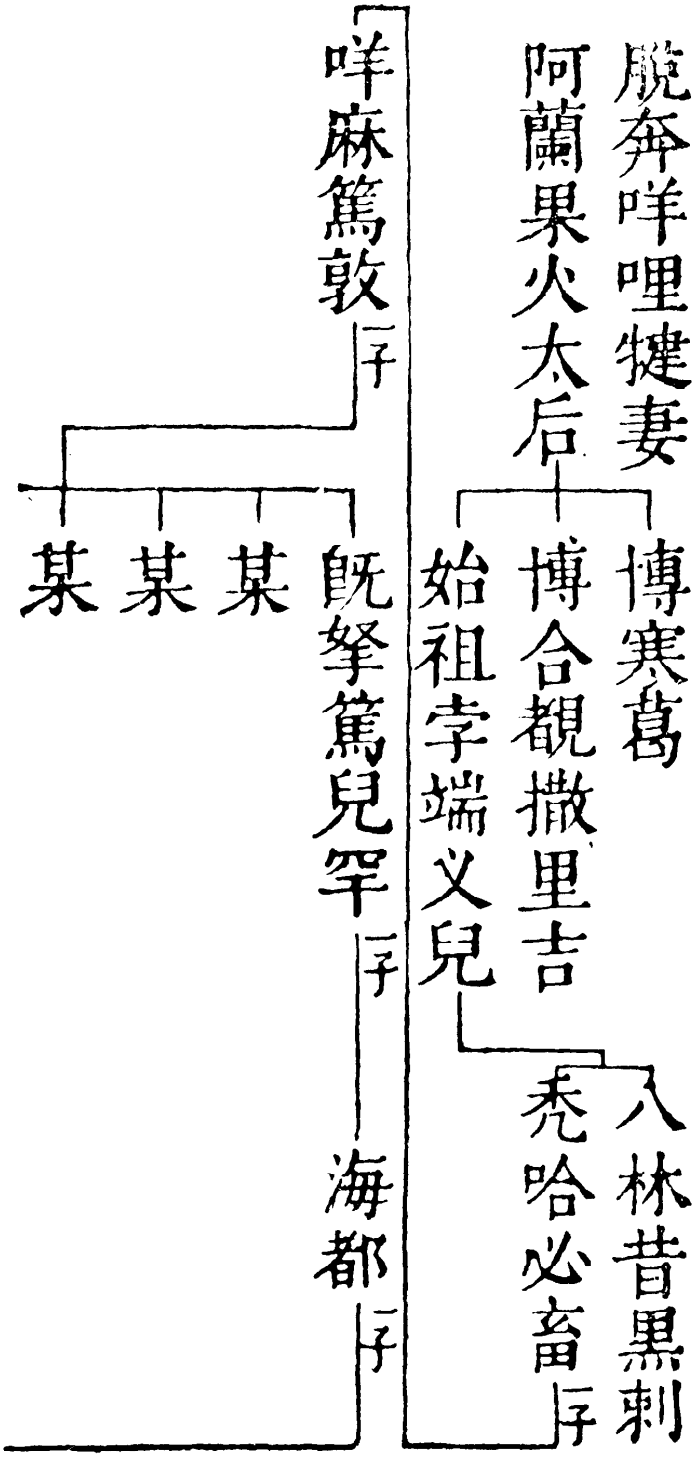
軍前請法師
承天寺
解語杯
水仙子
刑賞失宜
卷第二十九
紀隆平
宋二十二帝
許負
稱地爲雙
一門五節
黃龍洞
井珠
全眞教
楊貞婦
凌總管出對
義丈夫
戲題小像
銅錢代著
書家十三科
降眞香
字音
李玉溪先生
骨咄犀
一門三節
黏接紙縫法
一錢太守廟
馬孝子
窑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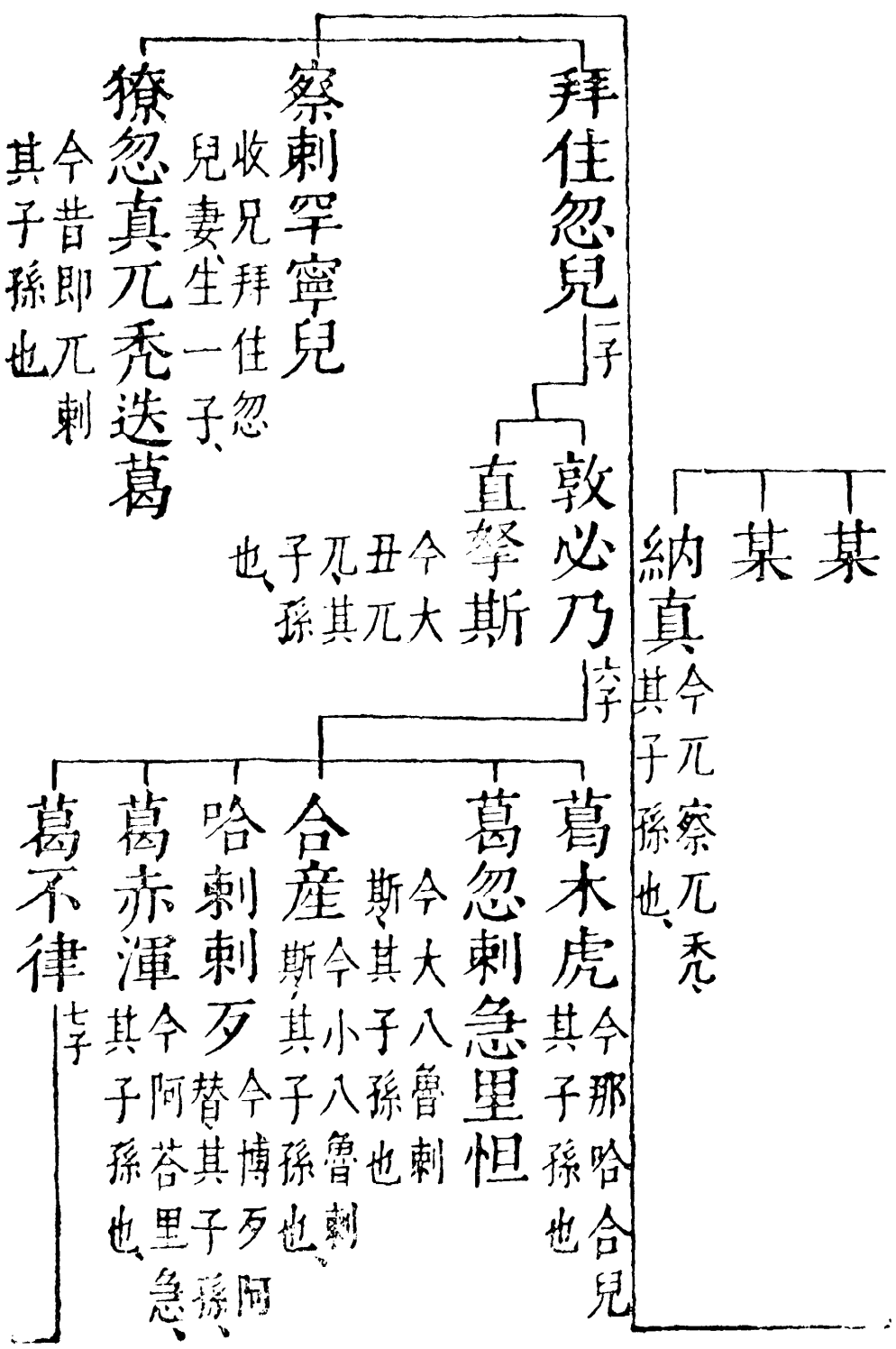
墨
古琴名
日家安命法
寄衣
卷第三十
印章制度
祖孝子
金靈馬
只孫宴服
銀錠字號
松江之變
詩讖
物必遇主
磨兜堅箴
官制字訛
屨舄履考
斲琴名手
戲語
淮渦神
銀工
白日圜文
髹器
三教一源圖
學宮講說
果典坐
書畫樓
鎗金銀法
三笑圖
巾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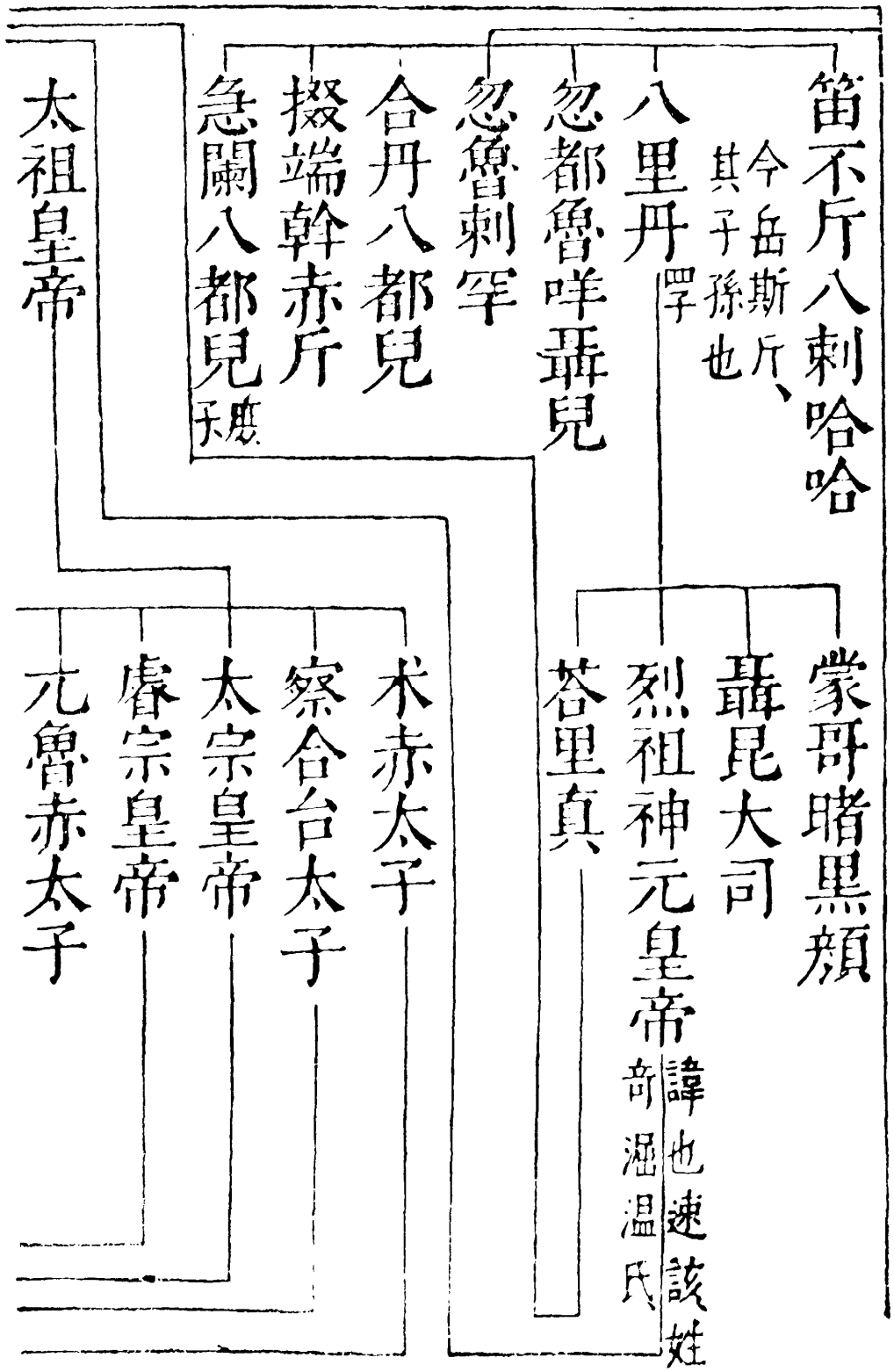
輟耕錄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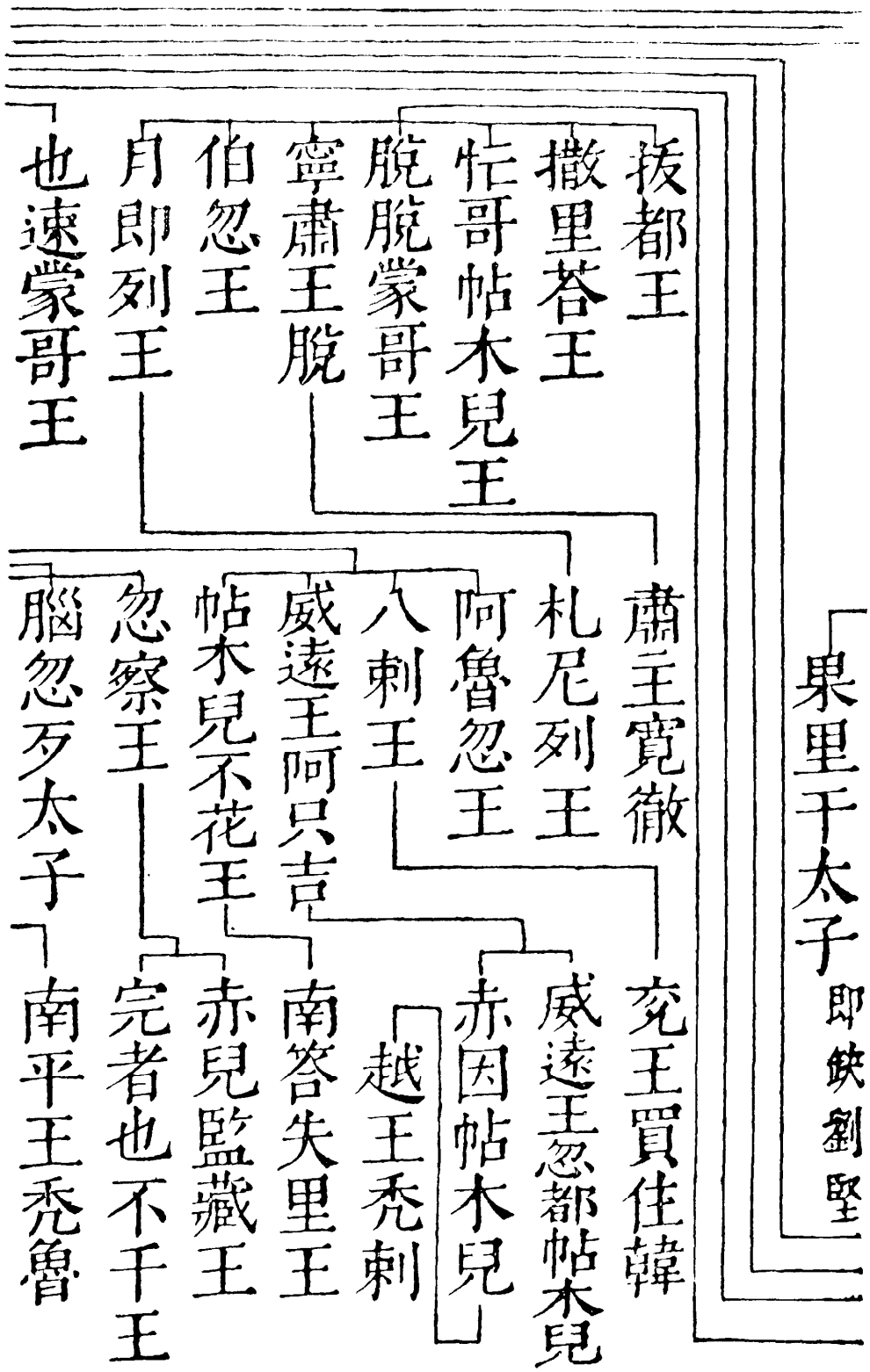
南村 陶 宗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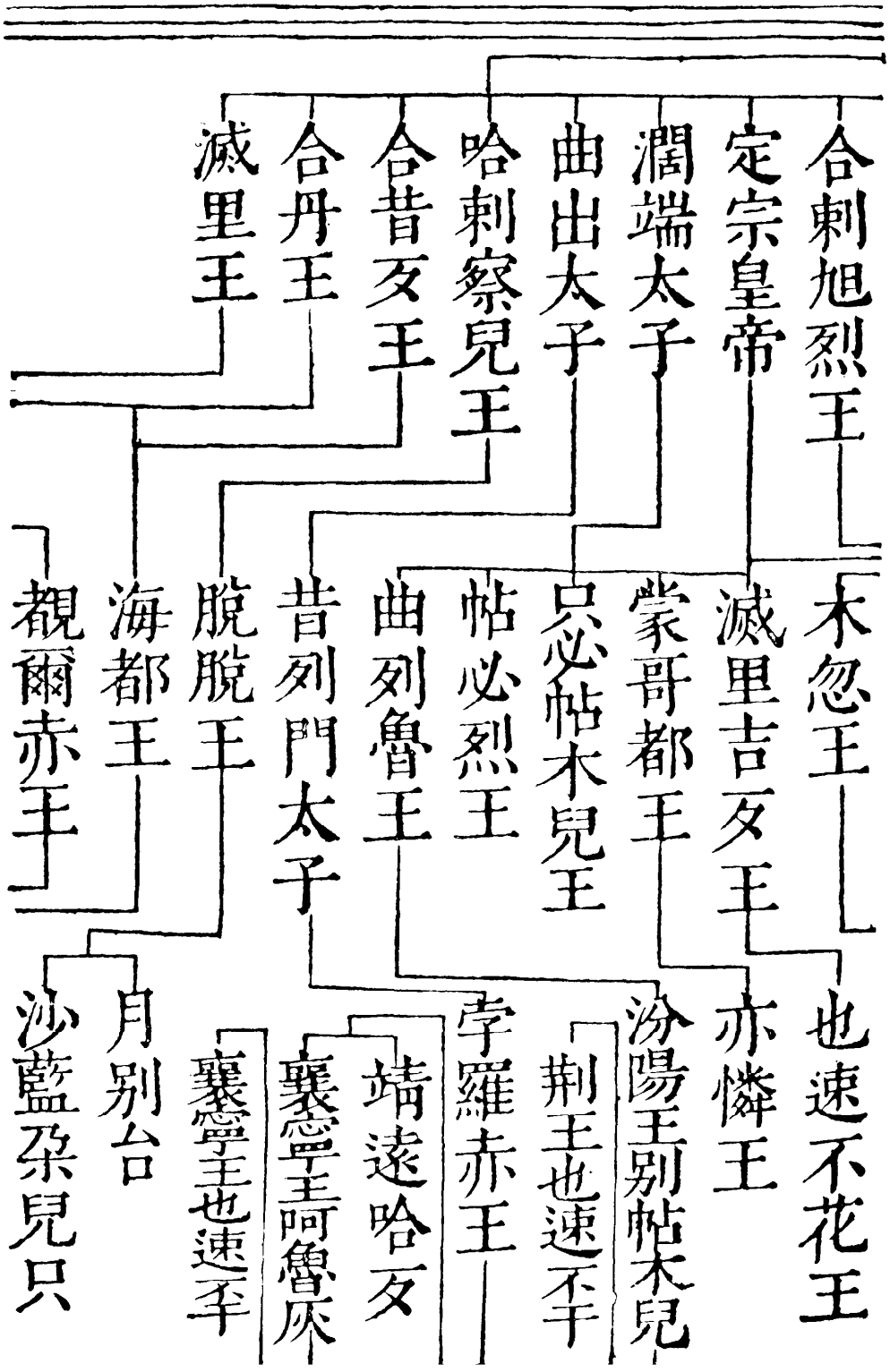
大元宗室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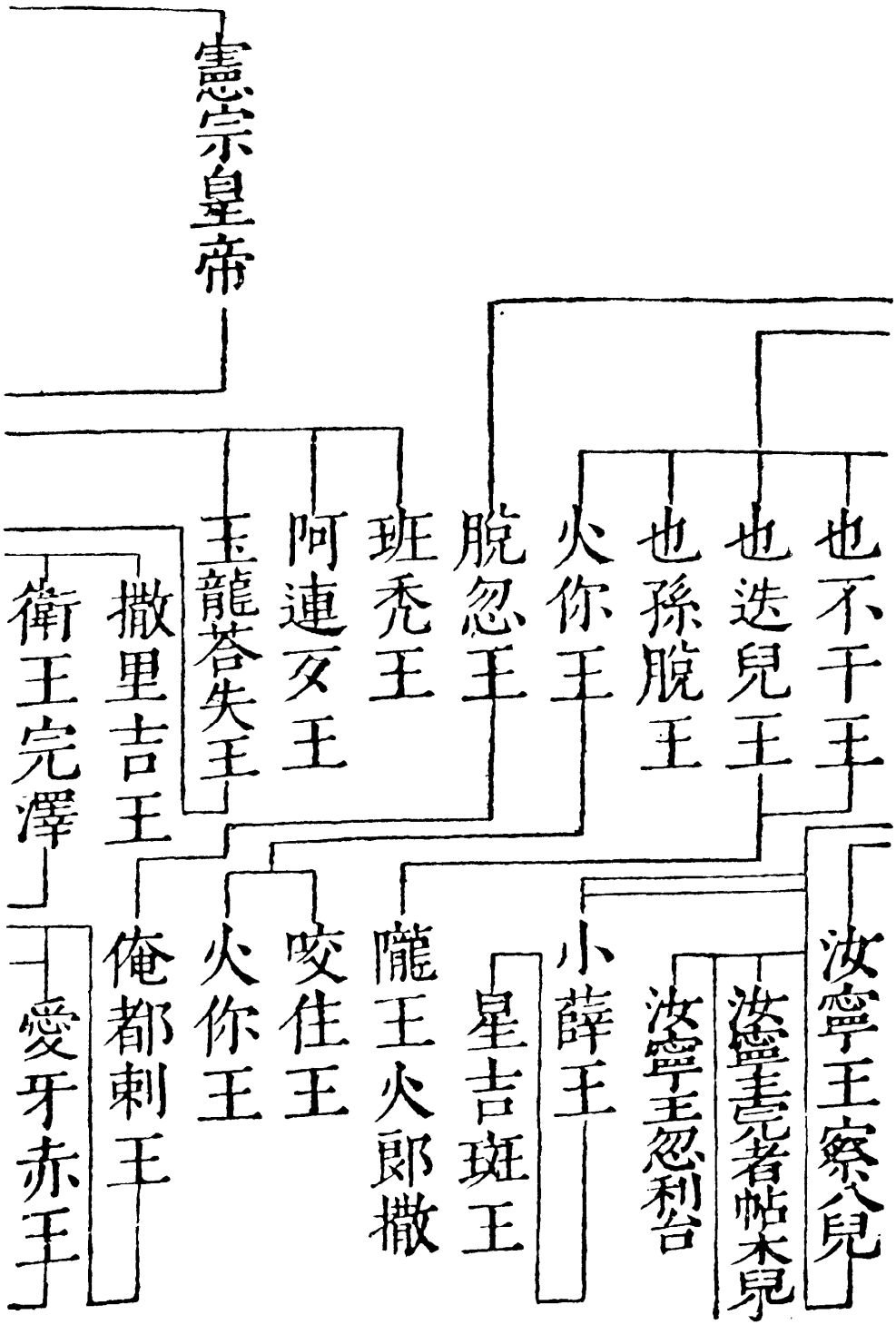



某
某
納真今兀察兀禿其子孫也
拜住忽兒二子
敦必乃七子
直孳斯今大丑兀其子孫也
察剌罕寧兒收兄拜住忽兒妻生一子
獠忽真兀禿迭葛今昔即兀剌其子孫也
葛木虎今那哈合兒其子孫也
葛忽剌急里怛今大八魯剌斯其子孫也
合產今小八魯剌斯其子孫也
哈剌剌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孫也
葛赤渾今阿荅里急其子孫也
葛不律七子


笛不斤八剌哈哈
今岳斯斤其子孫也
八里丹罕
忽都魯咩聶兒
忽魯剌罕
合丹八都兒
掇端斡赤斤
急闌八都兒
按灰
太祖皇帝
蒙哥睹黑顏
聶昆大司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姓奇渥温氏
荅里真
术赤太子
察合台太子
太宗皇帝
睿宗皇帝
兀魯赤太子


果里干太子 即鉄劉堅
拔都王
撒里荅王
忙哥帖木兒王
脫脫蒙哥王
寧肅王脫
伯忽王
月即列王
也速蒙哥王
肅王寬徹
札尼列王
阿魯忽王
八剌王
威遠王阿只吉
帖木兒不花王
忽察王
脳忽歹太子
兗王買住韓
威遠王忽都帖木兒
赤因帖木兒
越王禿剌
南荅失里王
赤兒監藏王
完者也不干王
南平王禿魯


合剌旭烈王
定宗皇帝
濶端太子
曲出太子
哈剌察兒王
合昔歹王
合丹王
滅里王
木忽王
滅里吉歹王
蒙哥都王
只必帖木兒王
帖必烈王
曲列魯王
昔列門太子
脫脫王
海都王
靚爾赤王
也速不花王
亦憐王
汾陽王別帖木兒
荆王也速孛羊
孛羅赤王
靖遠哈歹
襄憲王阿魯灰
襄憲王也速孛羊
月別台
沙藍朶兒只


憲宗皇帝
也不干王
也迭兒王
也孫脫王
火你王
脫忽王
班禿王
阿連歹王
玉龍荅失王
撒里吉王
衛王完澤
汝寧王察八兒
汝寧王忽剌台
小薛王
皇吉班王
隴王火郎撒
咬住王
火你王
俺都剌王
愛牙赤王

忽覩都

次三失其名

郯王胤胤秃

河平王背里古

兀魯思不花王

拜王晃火帖木兒

嘉王火你忽

荅沙不思的王

辯都

朶兒只一作都兒真

裕宗皇帝

陽翟王秃滿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

陽翟王奉

顯宗皇帝

梁王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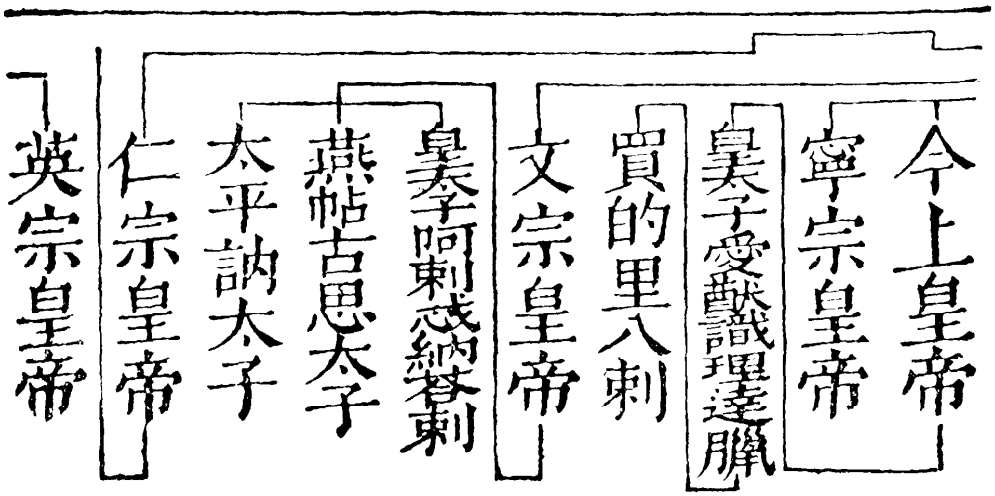
泰定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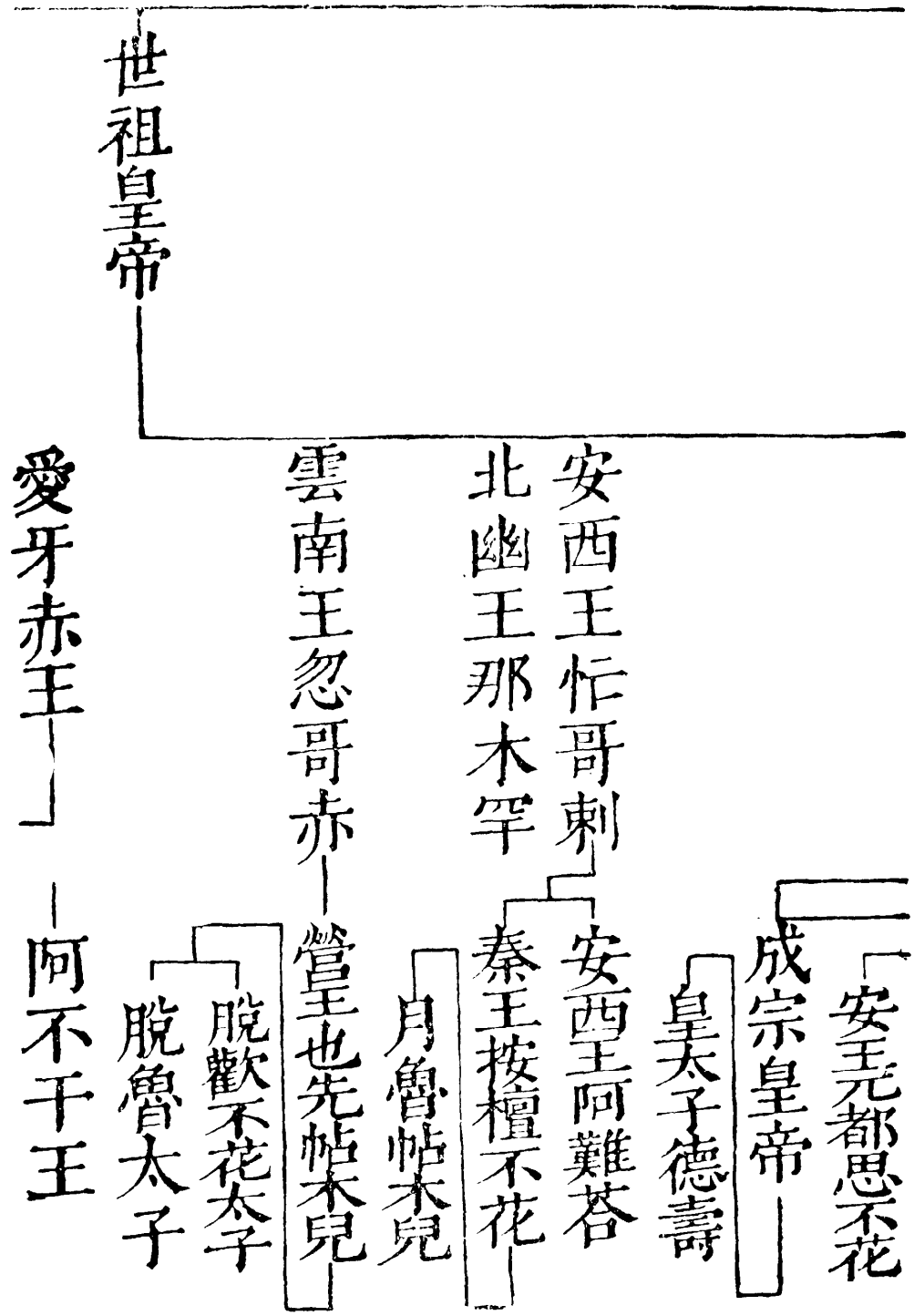
湘寧王迭里哥兒花

湘寧王剌失里

順宗皇帝

魏王阿木哥
脫不花王
蠻子王
西靖王阿魯
魏王孛魯帖兒
唐兀台
薛闍兒蠻失里王
孛羅王
武宗皇帝
明宗皇帝


今上皇帝
寧宗皇帝
皇子愛猷識理達臘
買的里八剌
文宗皇帝
皇孫阿剌忒納答剌
燕帖古思太子
太平訥太子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世祖皇帝
安西王忙哥剌
安西王阿難荅
北幽王那木罕
秦王按檀不花
月魯帖木兒
雲南王忽哥赤
嘗王也先帖木兒
脫歡不花太子
脫魯太子
愛牙赤王
阿不干王
成宗皇帝
安定王都思不花
皇太子德壽

次五失其名

寧王濶濶出

西平王奧魯赤

鎮西武靖王也先帖木兒爲

雲南王老的罕

武靖王搠思班

乞八王

亦只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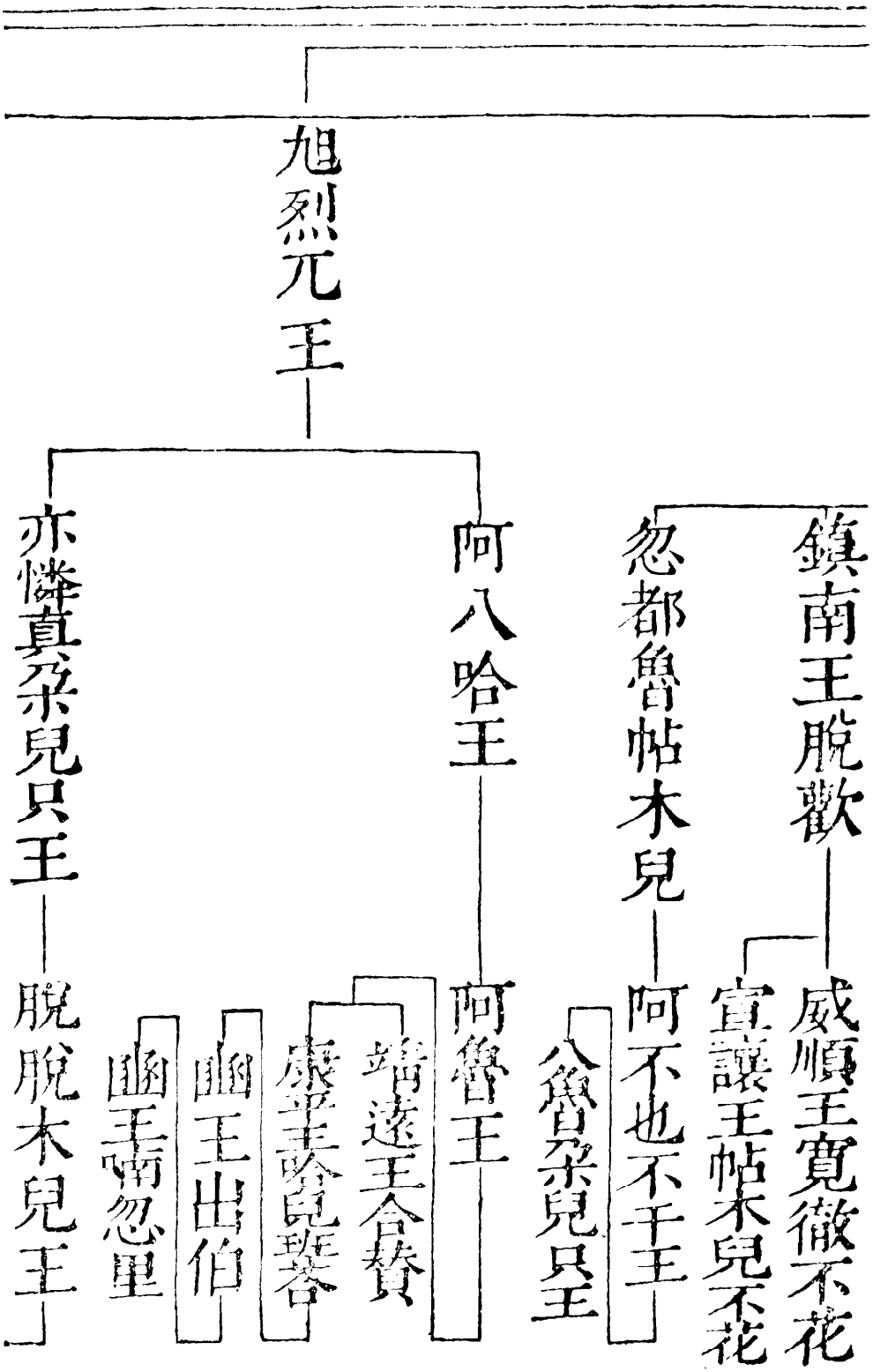
豫王阿咸納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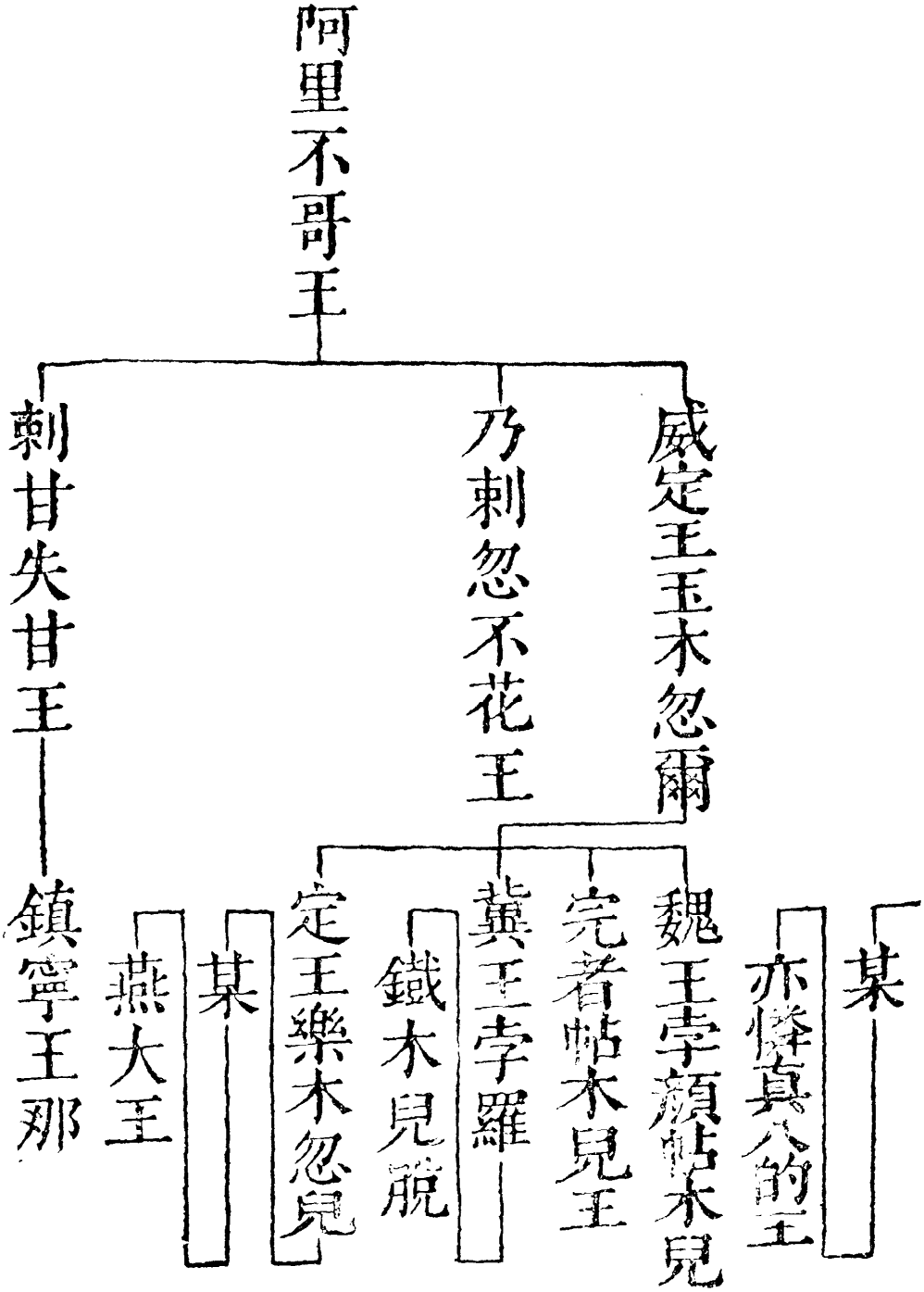
鎮南王帖木不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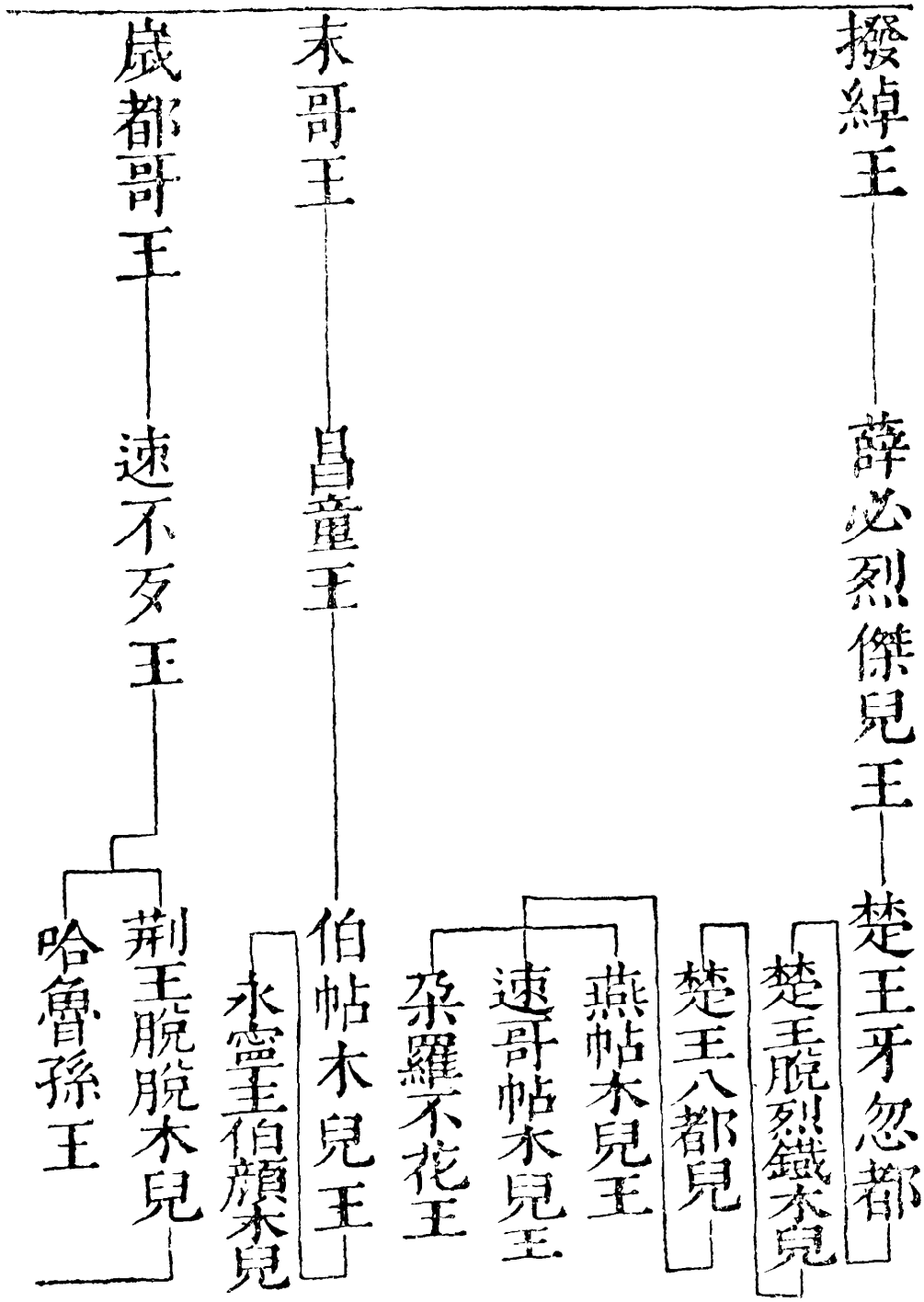
鎮南王孛羅不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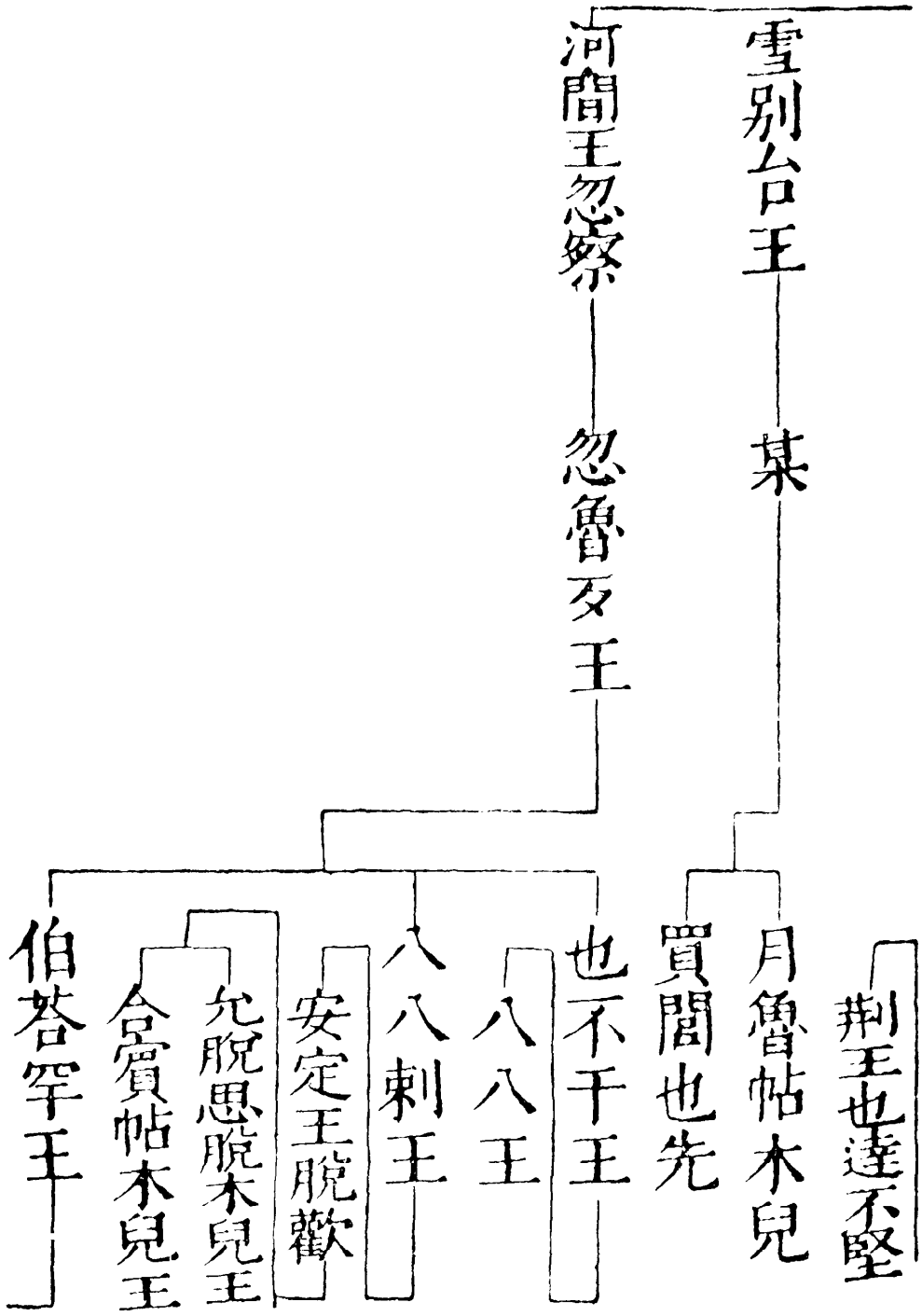
孛顏帖木兒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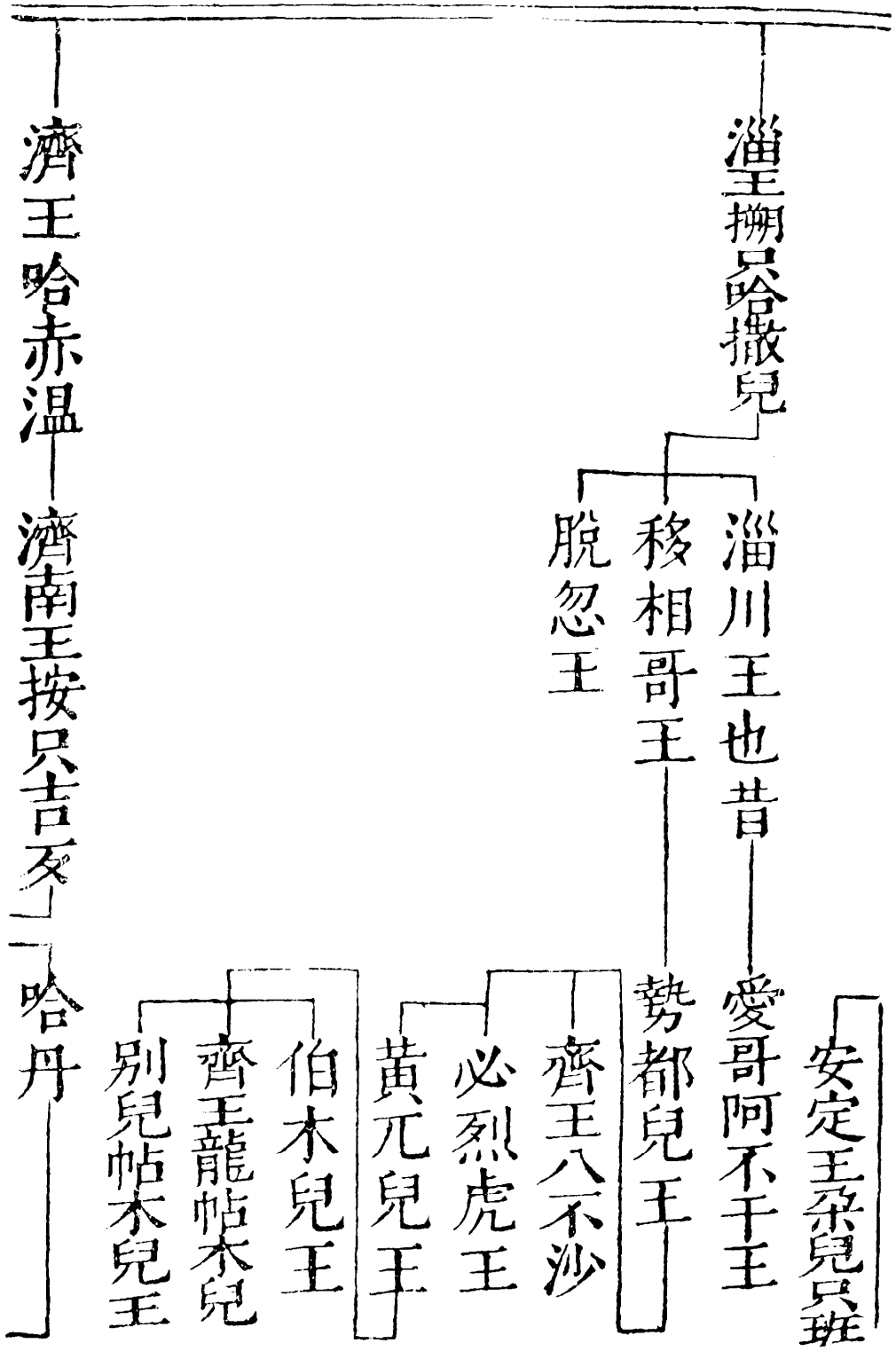
也古的不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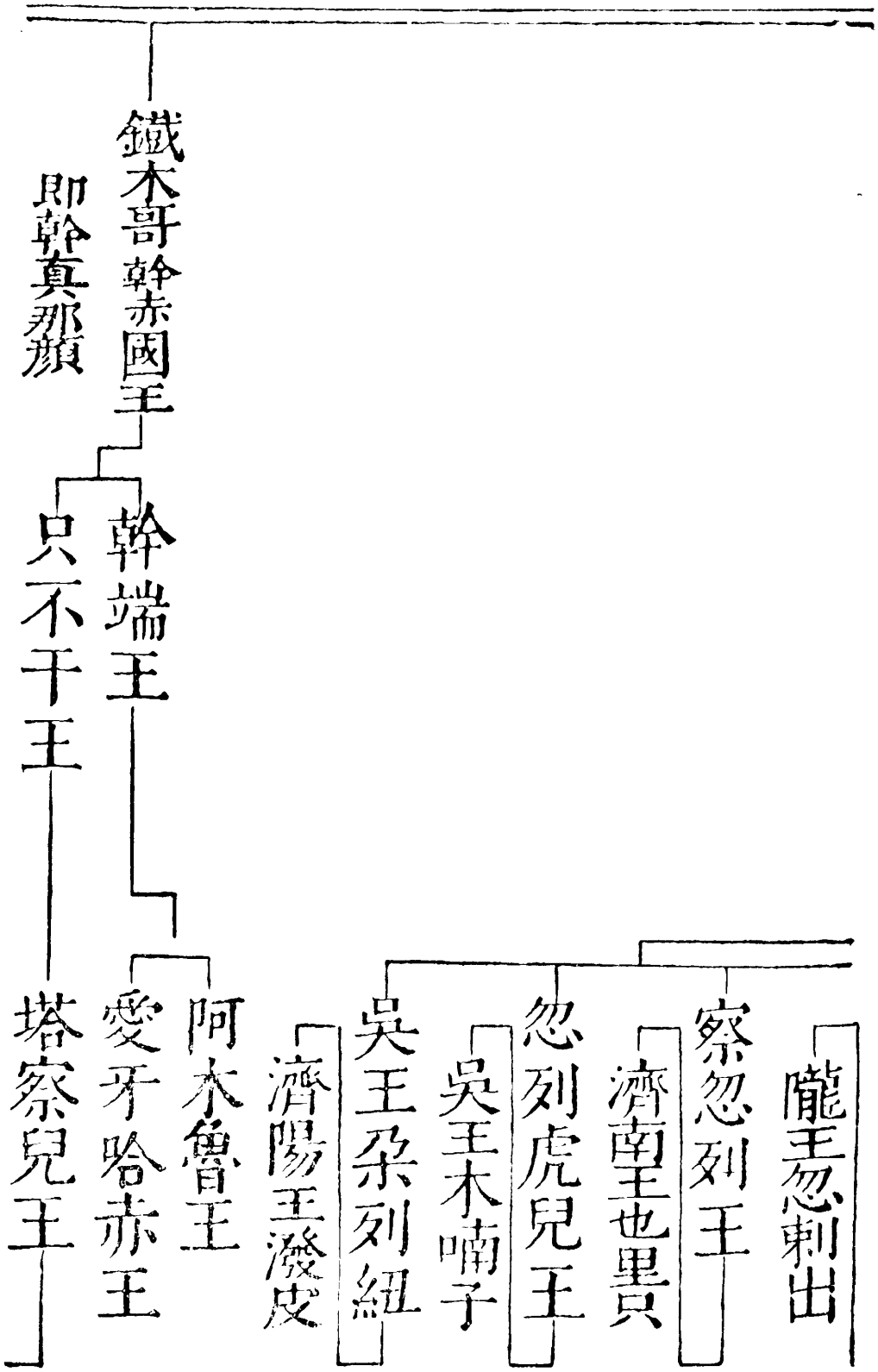

旭烈兀王
鎮南王脫歡
威順王寬徹不花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忽都魯帖木兒
阿不也不干王
八魯朶兒只
阿八哈王
阿魯王
靖遠王合賛
康里哈兒魯荅
幽王出伯
幽王喃忽里
亦憐真朶兒只王
脫脫木兒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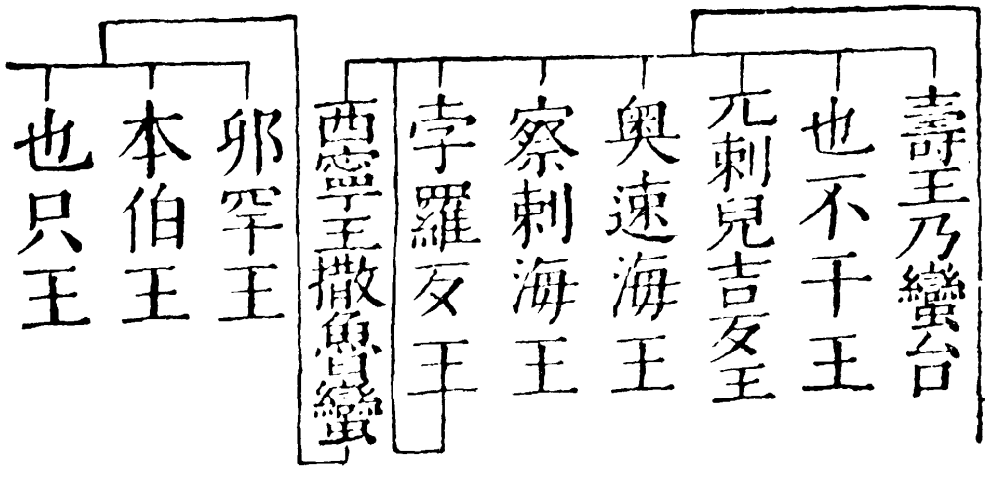

阿里不哥王
威定王玉木忽爾
乃剌忽不花王
剌甘失甘王
鎮寧王郍
魏王孛顏帖木兒
完者帖木兒王
冀王孛羅
鐵木兒脫
某
亦怜真八的王
定王樂木忽兒
某
燕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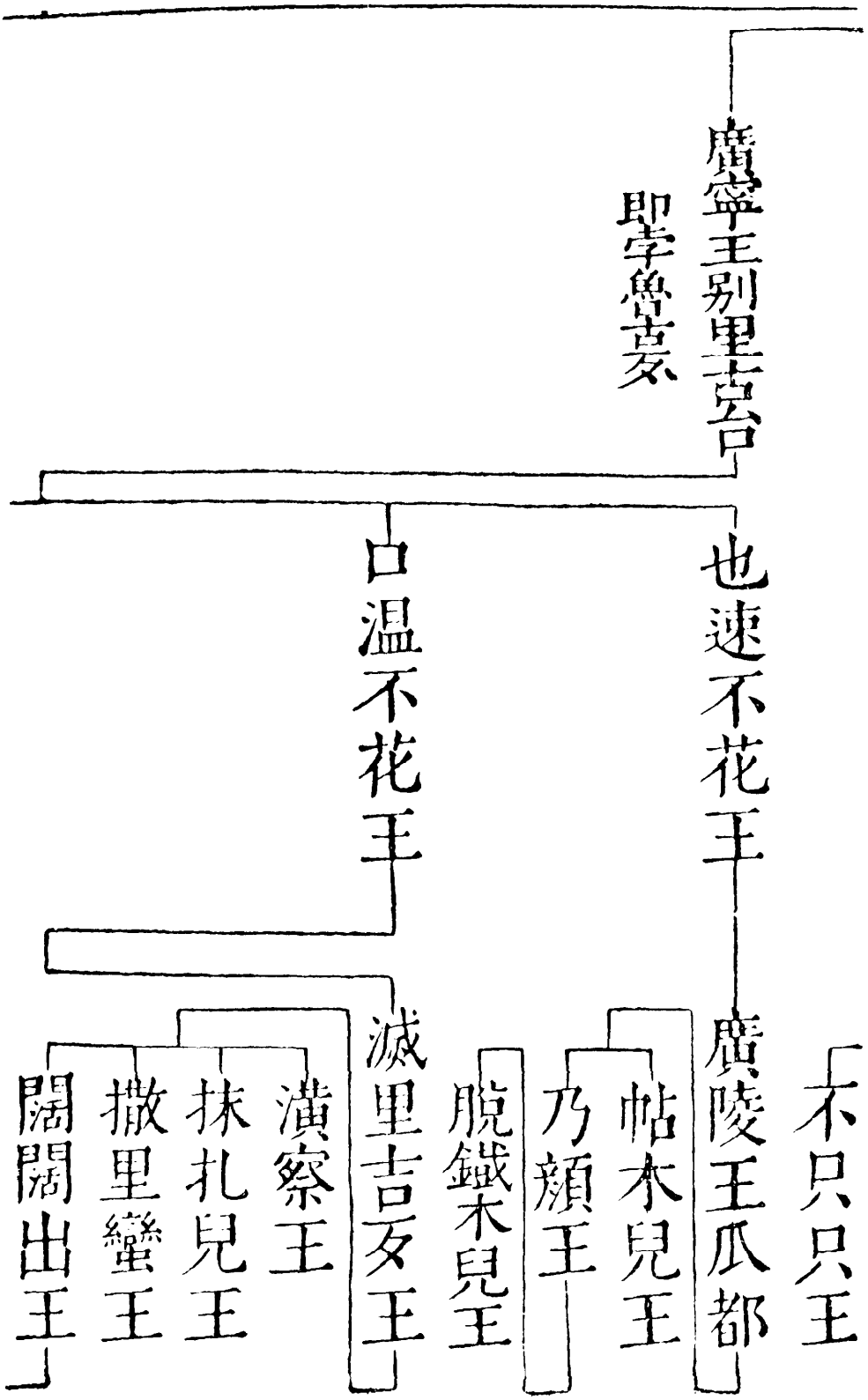

搠綽王
薛必烈傑兒王
楚王牙忽都
楚王脫烈鐵木兒
楚王八都兒
末哥王
昌童王
燕帖木兒王
速哥帖木兒王
朶羅不花王
伯帖木兒王
永寧王伯顏木兒
歲都哥王
速不歹王
荆王脫脫木兒
哈魯孫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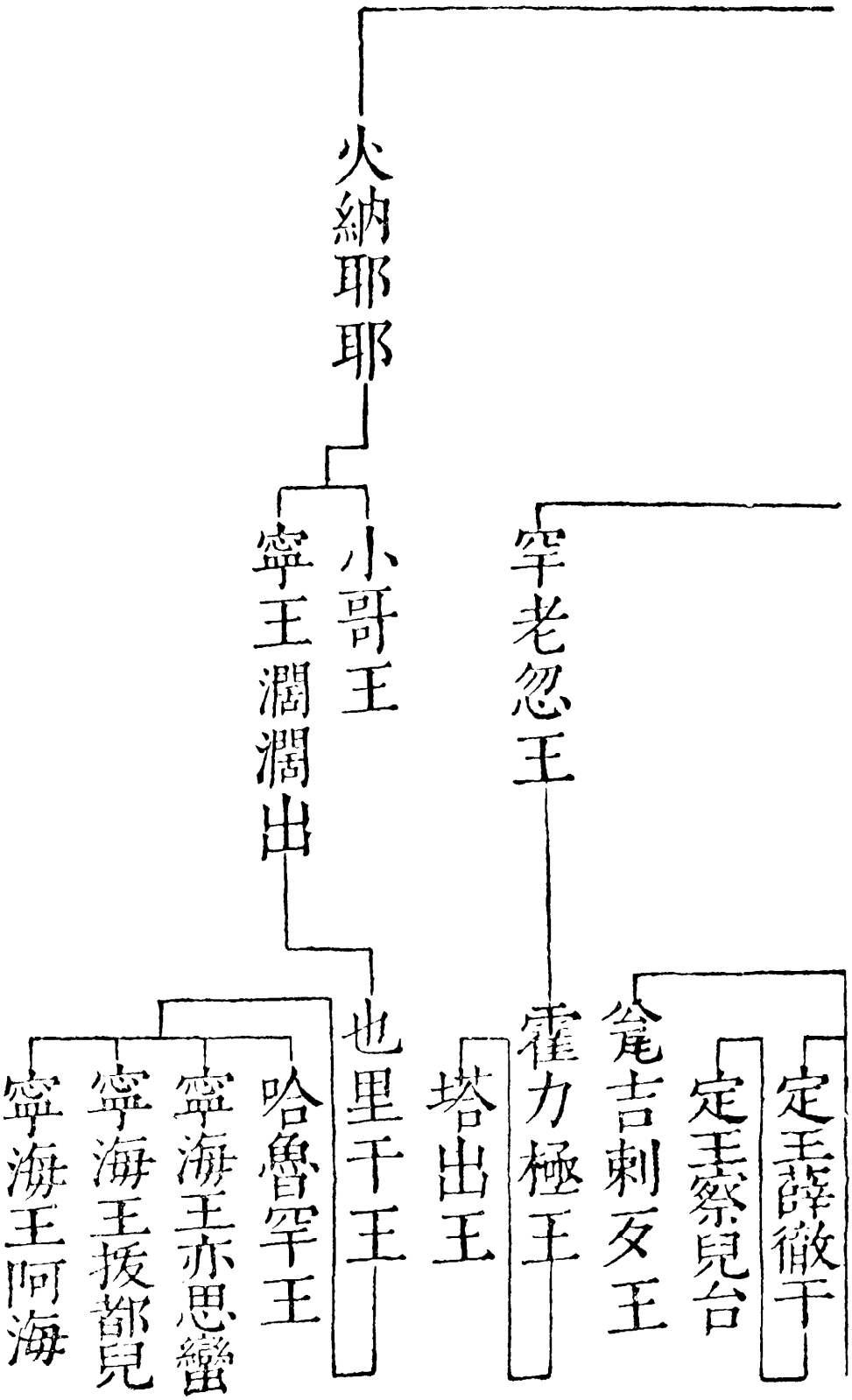

雪別台王
某
河間王忽察
忽魯歹王
荊王也達不堅
月魯帖木兒
買閭也先
也不干王
八八王
八八剌王
安定王脫歡
允脫思脫木兒王
合賁帖木兒王
伯荅罕王


濟王哈赤溫
濟南王按只吉歹
哈丹
塑撚只哈撒兒
淄川王也昔
移相哥王
脫忽王
愛哥阿不干王
勢都兒王
安定王朶兒只班
齊王八不沙
必烈虎王
黃兀兒王
伯木兒王
齊王龍帖木兒
別兒帖木兒王


鐵木哥斡赤國王
即斡真那顏
斡端王
只不干王
阿木魯王
愛牙哈赤王
塔察兒王
隴王忽剌出
察忽列王
濟南王也里
忽列虎兒王
吳王木喃子
吳王朶列紐
濟陽王潑皮


壽王乃蠻台
也不干王
兀剌兒吉歹王
奧速海王
察剌海王
孛羅歹王
西寧王撒兒蠻
邠罕王
本伯王
也只王


廣寧王別里吉台
即孛魯哀
也速不花王
不只只王
廣陵王瓜都
帖木兒王
乃顏王
脫鐵木兒王
古温不花王
滅里吉歹王
潢察王
抹扎兒王
撒里蠻王
闊闊出王


火納耶耶
小哥王
寧王濶濶出
也里干王
哈魯罕王
寧海王亦思巒
寧海王扳都兒
寧海王阿海
罕老忽王
霍力極王
塔出王
龕吉剌歹王
定王察兒台
定王薛徹干

列聖授受正統

始祖諱孛端叉兒。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姓奇渥溫氏。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眞。國語曰成吉思。

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卽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

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

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卽位于忽魯班雪不只。至宋淳祐元年辛丑十一月。崩于胡闌山。在位一十三年。壽五十六。葬起輦谷。 六皇后禿里吉納臨朝稱制。皇后乃馬眞氏。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諱拖雷。

憲宗追謚。

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

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皇后當國。丙午七月。歸政。卽位于荅蘭荅八思。至戊申三月。崩于胡眉斜陽吉兒。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起輦谷。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卽位于闊帖兀阿闕。至宋開慶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癸亥。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諱忽必烈。國語曰薛禪。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卽位于開平。建元中統。至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庚午。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葬起輦谷。 中統四。 至元三十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諱眞金。

成宗追謚。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諱答剌麻八剌。

武宗追謚。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諱鐵木耳。國語曰完者篤。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甲午。卽位于上都。改至元三十二爲元貞。至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玉德殿。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葬起輦谷。 元貞二。 大德十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諱海山。國語曰曲律。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十一日甲戌。卽位于上都。十二月。詔改大德十二爲至大。至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四年。壽三十一。葬起輦谷。 至大四。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國語曰普顏篤。

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十八日庚寅。卽位于大明殿。九月壬子。詔改至大五爲皇慶。至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宮。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葬起輦谷。皇慶二。延祐七。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諱碩德八剌。國語曰華堅。

延祐七年庚申三月十一日庚寅。卽位。十二月乙巳。詔改延祐八爲至治。至三年癸亥八月四日癸亥。遇弑。崩于上都途中南坡行幄。在位四年。壽二十一。從葬諸帝陵。至治三。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剌麻。

泰定追謚。今出廟。

泰定皇帝諱也先帖木兒。元封晉王。

至治三年癸亥九月四日癸巳。卽位于上都龍居河。十二月丁亥。詔改至治四爲泰定。至五年戊辰二月庚申。改致和。七月十日庚午。崩。文宗追廢。在位五年。壽二十六。泰定四。泰定五年改致和。文宗卽改天曆。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諱和世剌。國語曰忽都篤。

天曆二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卽位于和寧北。八月二日。大駕次王忽察都。六日暴崩。不改元。在位八月。壽三十。葬起輦谷。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諱脫脫木兒國語曰札牙篤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十三日壬申卽位于大明殿改元天曆詔讓大兄明宗明年己巳五月帝發京師北迎八月二日丙戌遇於忽察都庚寅明宗暴崩己亥復卽位于上都至三年庚午五月戊午改至順至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葬起輦谷後至元六年庚辰六月丙申以帝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撤其廟主　天曆二　至順三

寧宗沖聖嗣孝皇帝諱懿璘質朶
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卽位于大明殿至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不改元年七歲葬起輦谷

今上皇帝御名妥歡帖睦爾
至順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卽位于上都十月戊辰改元元統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　元統二　至元六　至正今二十六年

氏族

蒙古七十二種

阿剌剌　扎剌兒歹　忽神忙兀歹
兗吉剌歹　晃忽攤　永吉列思
兀魯兀　郭兒剌思　別剌歹

怯烈歹　禿別歹　八魯剌忽
曲呂律　也里吉斤　扎剌只剌
脫里別歹　塔塔兒　哈荅吉
散兒歹　乞要歹　別朮歹
顏不花歹　歹別里養養　散朮兀歹
滅里吉歹　阿大里吉歹　兀羅歹
別帖里歹　蠻歹　也可抹合剌
那顏吉歹　阿塔里吉歹　亦乞列歹
合忒乞歹　木里乞　外兀歹
外抹歹　阿兒剌歹　伯要歹
担古歹　外剌歹　末里乞歹
許大歹　晃兀攤　別速歹
顏不草歹　木溫塔歹　忙兀歹
塔塔歹　那顏乞台　阿塔力吉歹
忽神　塔一兒　兀魯歹

撒朮歹　滅里吉
扎馬兒歹　兀羅羅歹
荅荅兒歹　也可林合剌
朮里歹　忙古歹
朶里別歹　入憐
八魯忽歹　哈荅歹

色目三十一種

吟剌魯　阿火里力歹
阿速　別帖乞乃蠻歹
苦里魯　斛吉歹
畏吾兀　外林歹乃
阿兒渾　察里吉歹
撒里哥　外剌
蜜赤思　唐兀
貴赤　康里
合魯歹　赤乞歹
禿伯歹　乃蠻歹
夯力　火里剌
阿剌魯　雍古歹
苦魯丁
禿魯花

哈剌吉荅歹
火里剌
乞失迷兒
漢人八種
契丹
竹因歹
竹亦歹
金人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徒單、曰杜。
蒲察、曰李。
石抹、曰耿。
移剌、曰劉。
夾谷、曰仝。
斡准、曰趙。

拙兒察歹
甘木魯
高麗
朮里闊歹
渤海女直同。

烏古論、曰商。
女奚烈、曰郎。
顏盞、曰張。
奥屯、曰曹。
斡勒、曰石。
裴滿、曰麻。
阿典、曰雷。

禿魯八歹
徹兒哥
女直
竹温

乞石烈、曰高。
兀顏、曰朱。
温迪罕、曰温。
孛朮魯、曰魯。
納剌、曰康。
尼忙古、曰魚。
阿里侃、曰何。

温敦、曰空。　吾魯、曰惠。　抹顏、曰孟。
都烈、曰強。　散答、曰駱。　呵不哈、曰由。
烏林荅、曰蔡。　僕散、曰林。　尤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

平江南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制大軍取宋。諭之若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既而混一職方。豈非不嗜殺人之驗與。

獨松關

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附。丞相伯顏遣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聞。世皇喜。顧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者。遂勑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祕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次建康。希賢等借兵衛送。伯顏曰。方今兩軍相阨。互有設險。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使擁兵前進。吾恐別生虛隙。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堅請。乃簡閱銳卒伍百畀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張濡也。以爲北兵叩關。率衆掩擊。殺忠範。執希賢。希賢亦病創死。世皇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樂祚之强。持以始之以

拘留使者。肇天兵之興。終之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數也與。

浙江潮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顏駐軍皐亭山。宋奉表及國璽以降。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令居民門首各貼好投拜三字。及開益王廣王如婺州。卽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澉。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文虎、呂文煥、安慶守臣。降於我者。

宋興亡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萬歲山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壘疊。峯巒隱暎。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斡。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爲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也爲靈囿。奇

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參政赤德爾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老言。國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既而曰。他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衆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搆宮殿。以爲遊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留守司在宮城西南角樓之南。專掌宮禁工役者。

大軍渡河

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卽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濟。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時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尙有存者。此事楊元誠太史瑀所云。

檄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服者與。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先謂弔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極汝海隅而混一。嗟此

宋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眞兇悖之賈充。謀及迺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澠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總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物價溢湧。藉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劄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奸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鎭撫。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檄。

朝儀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尙未遑興建宮闕。凡遇稱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貴賤之辨。執法官厭其喧雜。揮杖擊逐之。去而復來者數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時兼太常卿。慮將貽笑外國。奏請立朝儀。遂如其言。

科舉

皇慶癸丑冬十一月。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按遺山元公（好問）所撰廉訪使楊文憲公（奐）墓碑云。太宗卽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則國朝科舉之設。已肇於此。寥寥七十餘年。而普顏篤皇帝克不墜祖宗之令典。詹號曰仁。不亦宜乎。初焉試論賦。蓋反宋金餘習。後則一以經學爲本。非復向時比矣。

江南謠

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

白道子

大宗時。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文正王（楚材）進奏曰。願無汙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尙白。以白爲吉。故也。

官不致仕

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時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知太史院事。以舊臣。且熟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

答刺罕

荅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順德忠獻王（哈剌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錫號荅剌罕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後拜王宿衞官襲號荅剌罕

皇族列拜

己丑秋八月太宗卽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時爲中書令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

內八府宰相

內八府宰相八員視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書照會之任而已寄位於翰林之埽隣埽隣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所職視草制若詔赦之文則非其掌也至於院之公事亦不得與焉例以國戚與勳貴之子弟充之

云都赤

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衞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箭朱於肩佩環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雖宰輔之日覲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錄奏文事者內必有云都赤某等

以此之故。余又究骨朶字義。嘗記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肫。上音孤。下音都。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肫。後譌爲骨朶。朶、平聲。

大漢

國朝鎭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

貴由赤

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昔寶赤

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鵝者。賞黃金一錠。頭鵝、天鵝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輟耕錄卷第二

聖聰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楊前草詔。黜謫太師伯顏。詔文有云。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上曰。自蚤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時伯顏以飛放爲名。挾持皇太子在柳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中書平章只理瓦歹、齎至彼處開讀。奉皇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卽時散去。蓋一字之中。利害繫焉。眞聰明作元后。於此有以見之矣。

隆師重道

文定王沙剌班今上之師也。爲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寢。上因以繒坐方褥。國語所謂朶兒別眞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思廟額上。上於金鉢中取佛手膏躬與貼之。上之隆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

受佛戒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荅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荅曰。有之。凡人萌歹

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荅。

減御膳

國朝日進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卽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爲數多矣。

聖儉

太府少監呵魯、奏取黃金三兩。爲御鞾剌花用。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右五事。楊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時。日侍上。故知其詳。

后德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廼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眞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他求。卽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

端本堂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脅膺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游爲樂。太子授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急引去。毋召責也。衆皆驚懼而退。右二事乃貢師泰（師泰）授經宣文閣下日所目見者。至正內申間。避地雲間。每談朝廷典

故因及此。

徵聘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治天下匠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歸于我朝。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詫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以官爲氏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字善甫。封恆陽王。謚文正。本畏吾氏。王之父諱布魯凱。爲回鶻王。歸朝。官至順德諸路宣慰使。封魏國公。謚孝懿。拜廉訪使之命。時適王生。顧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

受孔子戒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

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不食死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闈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爲頑民而在商則爲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染髭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推此一事則餘可知矣漢人賜名拔都者惟王與太師張獻武王弘範及眞定新軍張萬戶興祖耳

殺虎張

眞定新軍張萬戶（興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國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實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爪轟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虎張。後以國言賜名拔突。拔突卽拔都。都與突、字雖異而聲相近。蓋譯語無正音故也。

御史舉薦

姚文公先生燧。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舉爲務。何邪。先生荅曰。某所薦者。皆有餘人。皆經世之才。其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又何待屑屑於興利除害然後爲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眞宰相器也。嘆賞久之。

切諫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帛。仍勑左右曰。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

丁祭

內翰王文康公（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既達北

庭。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世祖說。卽命舉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旣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蓋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啓之也。

高學士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氓。至於奉一扎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大黃愈疾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淸愼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置臺憲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秩如內臺。而監

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涖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

內御史署銜

內監察御史署銜無御史臺三字。以爲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然。

令史

國朝凡省臺院吏曰掾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元十四年初立行臺日。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爲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臺字

三臺、凡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土從口。不敢作其字頭若然。則僞文也。按許氏說文。臺、從至從之從高省。則土乃之之正書耳。當從土從口爲是。

詔西番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縑。而繡以白絨。網以眞珠。

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彼國。張于帝師所居處。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十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麗徒者杖數也。鹽徒既決而又鐐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死則有斬有凌遲而無絞。

錢幣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巴而思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福。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之。彼輒引服。數至於

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毋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爲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聞之曰爲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連坐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勑侍臣符寶郎董文忠宣付史館書之

善諫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爲尚書丞相也專權擅政虐燄薰天賄賂公行略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王徹理時爲利用監獨奮然數其姦贓於上前上怒以爲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爲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揚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之以犬自況爲有所本矣

使交趾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淸河人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僞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僞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僞主歎服

刻名印

今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國璽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臣楊㙔篆文。洪禧璞純白。而龜紐墨色。

宣文閣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爲屋三間。高明敞爽。兩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羣玉內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奎章閣。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爲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幕職置參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參贊官。照磨一員。內掾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羣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羣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秘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書籍。鑒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

經筵參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一鑒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怯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典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行祖宗聖訓及國制等書。特恩賜製象齒小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與畏吾兒字。分散各官縣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參書廳行移而已。命侍讀學士虞集撰記。御書刻石閣中。今上皇帝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釋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乎牖。以順清燠、樹庋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二日記。

占驗

傅初菴先生立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貲力殷盛。得無有再興者。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連厄於火。自至正壬辰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爲草莽之墟。軍旅塡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番易祝卜泌甥。泌精皇極數。

權臣擅政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衞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衞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衞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鎭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譯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爲名。自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大

夫帖木兒不花亦其心腹。每陰嗾省臣奏允其請。文定王沙剌班時爲學士。從容言於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歐陽玄、監丞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代之。加於功臣之上。又典端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函徑寸。眞珠一枚。而飾以紅剌鴉忽寶石。牌身脫鈒元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錠。既被貶黜。毀其牌。就以珠寶給還物主。蓋督勒有司和買元價。尙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剌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宣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泥金書詞。以尊榮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白止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云。

懷孟蛙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荅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羣蠅亂喧。終夕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憒憒。蠅忍惱人耶。自後其毋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蠅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荅等。迎武宗卽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以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賊臣攝祭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晉邸入繼大統。告祭太廟之頃。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蓋攝祭官鐵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弑君之元惡也。時仝思誠以國子生充齋郎。目擊之。此

無他。必祖宗威靈在上。不使姦臣賊子得以有辜于太廟。而明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誅族赤而後已。吁可畏哉。

叛黨告遷地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之定海縣。延祐間。倚納脫脫公來爲浙相。其黨屢以水土不便爲訴。乞遷善地。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地。當爲汝遷之。衆遂不敢再言。

士人作掾

至元間。別兒怯不花公爲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士人不得爲掾吏。時左丞佛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爲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

蕭先生

蕭貞敏公斡。字維斗。京兆人。盃歲。吏于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爲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皁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卽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爲志。從公游者。屨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敏。

端厚

文貞王阿憐帖本兒帖嘗言婁師德唾面自乾以爲美事我思之雖狗亦不可惡他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而去却有甚好聽處

弓字

弓卽卷字眞誥中謂一卷爲一弓或以爲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輟耕錄卷第二

正統辯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爲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爲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月五月日。伏覩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共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爲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恠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諂儒之謙

筆。徒爲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況當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藏。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冰競。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尙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之。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

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豸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拔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啻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

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簒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簒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案。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戹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游魂餘魄而

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疎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詆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

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辭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堅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爲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

宋遼金正統辨。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閏以分正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

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鬆華欲。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上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昭儀名清蕙。字冲華。後爲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囑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朞月。乃可事主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嵊。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縋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卽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

寫畢。卽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僨起。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尙能讀所寫詩。嵊丞徐君端、樹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日。爲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爲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卽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航艋。本期固封彊。誰謂如晝餅。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尙書兒。銜署紫闥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孛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燼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穽。借此淸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塡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尙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英

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爲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靳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卽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卽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淸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鄰。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國初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寺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頤貞爲湖州推官。河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爲杭總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己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爲作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緬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

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爲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鷹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隧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頹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擾國典出募緣之疎望明有司告之臺省奠望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爲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疎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勑封旌如宋止加保義二字曰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假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潛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假月堂深晝漏遲萬寵貔貅江上老雨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

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摧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滌其惡。而武穆之精忠。卓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詩云。精忠耐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蘚厚。空山日落叫鵑愁。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幰。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眞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猶狃。紛紛雨淚灑貔貅。唯餘滿地蒼弘血。不見中流泝逝舟。氛翳已塵金陷虜。兜旋移換錢呢鎏。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尙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卽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宋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輟耕錄卷第四

發宋陵寢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孌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孌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眞珈怙恩橫肆埶燄燐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膏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藏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鎭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埶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

出觀燈歸。憩坐瘖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楫曰。籍君掩骼。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罔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雨高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鬣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鬳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闌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

事唐至今無恙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麥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埶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狻照育亡國遺氓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樹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丘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埶卑位下者之賓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悉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眞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匿藏其眞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聞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翁吉題其後曰釋欲焄天畢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埶張威懾孰攖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隕鈸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

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尙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眞。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淸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蕲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

非人間會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牟馬之月勞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剎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亙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厮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

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縗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翦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眞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爲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幷骨蛻者。眞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兒棄而不收。往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貓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臠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尙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

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嫻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罷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遄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前輩謙讓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論詩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爲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桷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毫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卽德機先生揭卽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鞾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鞾履徃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鏹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卽徃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鞾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鞾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鞾履復全吾之願畢矣婦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

噫。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賢烈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

挽文丞相詩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禱雨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廣寒秋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與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猯猯、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爲獸。或以爲蟲。或謂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猯字下云。猯、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猯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不亂附妾

維楊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畀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淸。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顚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

輟耕錄卷第五

角端

金華黃先生溍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觸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觸、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慴。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卽回駕。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趺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幷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爲賦題。

劈正斧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簧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麪磨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僧有口才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痱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卽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中齋

鄧光薦先生。劉。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目

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水雲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哭。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鈐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厚德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

毀前朝玉璽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披秉歌訣

天子郊祀與祭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三教

孛术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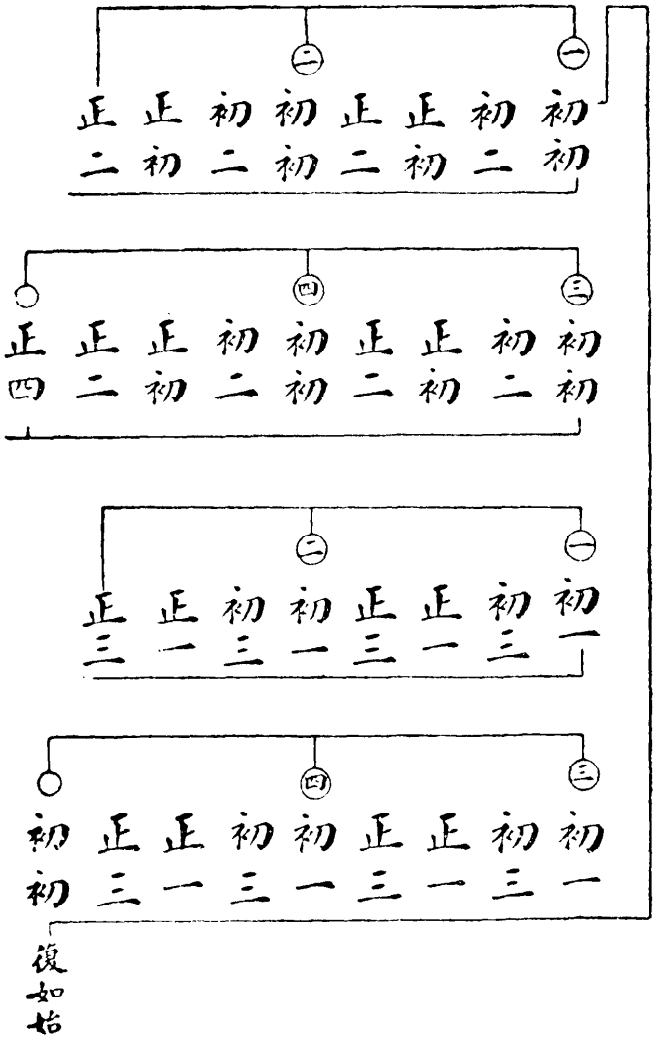
授時曆法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爲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年九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爲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巳酉爲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日巳酉。數至次月朔見巳卯。即月大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年節氣。二十四氣眞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年中是何節氣。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己。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氣。即用未時亦交也。中氣如之。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正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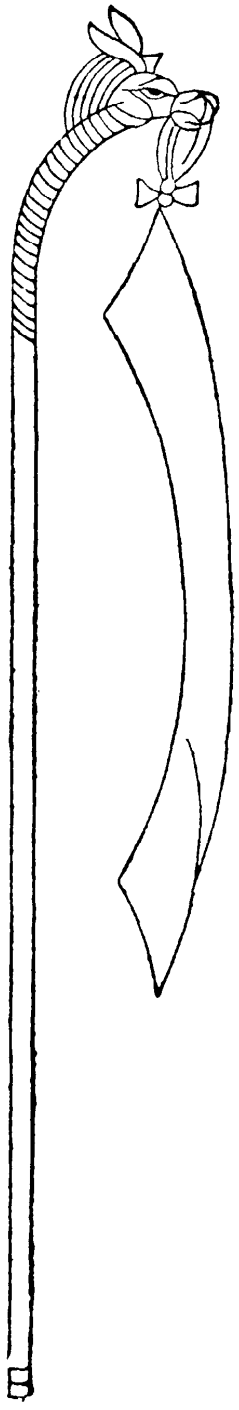
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尙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淸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處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

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節氣中氣皆以之加用。爲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十二時爲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爲一日。八刻爲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爲一時也。

時刻約法之圖


一 初初 三初 正一 正三
二 初二 二初 正二 正二 二初 初二
三 初初 二初 正一 正三 四初 初一 正三
四 初初 二初 正二 正二 四初 初二 正四
一 初一 三初 正一 正三 一初 初三 正一
二 初一 三初 正一 正三 一初 初三 正二
三 初一 三初 正一 正三 一初 初三 正三
四 初一 三初 正一 正三 一初 初三 初初
復如始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國音船。示專反。或作團。又誤作國。二紼。無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輻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有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黼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爲也。又既夕禮。將葬

啓肆也。商祝免祖。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拭。賈釋云。拂拭、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拭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出聶崇義三禮圖。

人中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眞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脣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竇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發燭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新。

嫁故人女

沈仲說布。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宅適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

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卽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爲妾爲妓爲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平反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年庚午。公爲戶部尚書。歲旱蝗。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己。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免。公燭其誣。召鞫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顱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碑志書法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

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常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大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須曰篆額爲是。

雕刻精絕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烏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曾繹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隆友道

張毅父先生子載。盧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卽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

尙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鄧中齋題曰。目炯炯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朱張

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淸、張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鎭特甚。淸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楊楚與幽榮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亘際。浮海者以筭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淸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半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

六年冬也。見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交誼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卽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爲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假宅以死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埶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

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淸風堂者。不過寃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書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飮以酒。則不一沾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廉介

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爲。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

衫。或須浣濯補綴。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正愼許可人也。時爲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珍珠。仲謙略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屈儿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甲午節氣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炁。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己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輩謙讓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爲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雙竹杖

白廷玉先生斑。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爲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爲先兆云。

輟耕錄卷第六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其目。眞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州郡

修城本葉仲（山跋。）

定武瘦

定武斷石

永興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安吉古苔眞草

臨賀

定武闕行若合一（契行闕。）

定武板刻霍子（明跋。）

定武古刻

古懿郡齋

豫章二

定武肥

定武缸石

兩京斷石

宣城

三衢板刻

臨川麻石

靜江府

復州
新梅花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道州
永嘉
郴州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古刻
曲水詩前
婺州府治（褚遂良摹。）
戊集十一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太清開皇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宣城南陵
福州府治
金陵三米（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古譽斷石
蘭亭重言
紹興倉司
餘姚縣治
曲水詩後
秘首
古潭
福州聚木
隆州
紹興府學
曲水詩蘭亭
唐貞觀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己集九刻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字大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印黃紙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鬼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說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齋艙對紫金浮玉翠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雉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禊帖考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巳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絰

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絰就位。邦人士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爲也。曰。師無服。而爲衰絰。固近於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絰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絰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爲師生。而莫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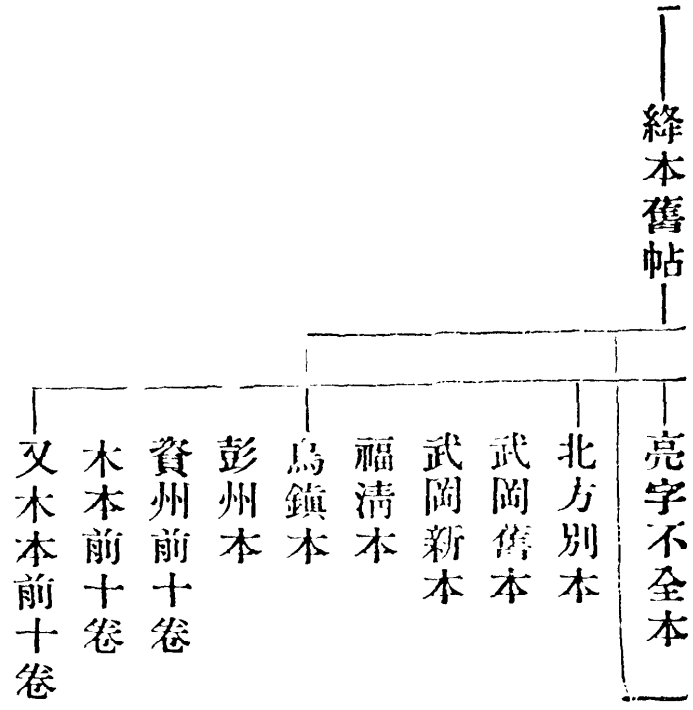
者。眞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眞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淳化法帖

- 澧陽帖
- 鼎帖
- 大觀大清樓帖
- 慶曆長沙帖
- 二王府帖
- 黔江帖
- 臨江戲魚堂帖
- 紹興監帖——利州本
- 淳熙修內司帖
- 北方印成本
- 烏鎮張氏本——新絳本
- 劉丞相私第本
- 碑匠家本
- 三山木本
- 長沙新刻本
- 蜀本
- 長沙別本
- 廬陵蕭氏本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爲祖。弓。絳帖次之。弓。二十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墓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龍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卽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櫻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

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眞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卽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爲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魘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魘。土人熟此。不以爲異。唯取冷水噴噀。候稍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胷。割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裒財、命頤貞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胷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予因述其事以爲勸。郡宋粲巖先生有詩

紀之。

其小序曰。夫孝爲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刲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爲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爲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爲顯白其孝。以爲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先生所譔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躍。齧牀簀衾褥。號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張子曰。齊諧志怪。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北方之氣也。莽

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窅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鑒乎。明元子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譔。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爲浙西廉使。時治所尙在平江。有旨遷置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恥也。否則爲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埶以驕凌之然後爲尊嚴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大末人。大父爲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踈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羣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絛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有西冷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濵。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效於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髮膻

婦人頭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膻。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膻、亦黏也。音職。則髮膻之膻正當用此字。

鬼贓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眞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罐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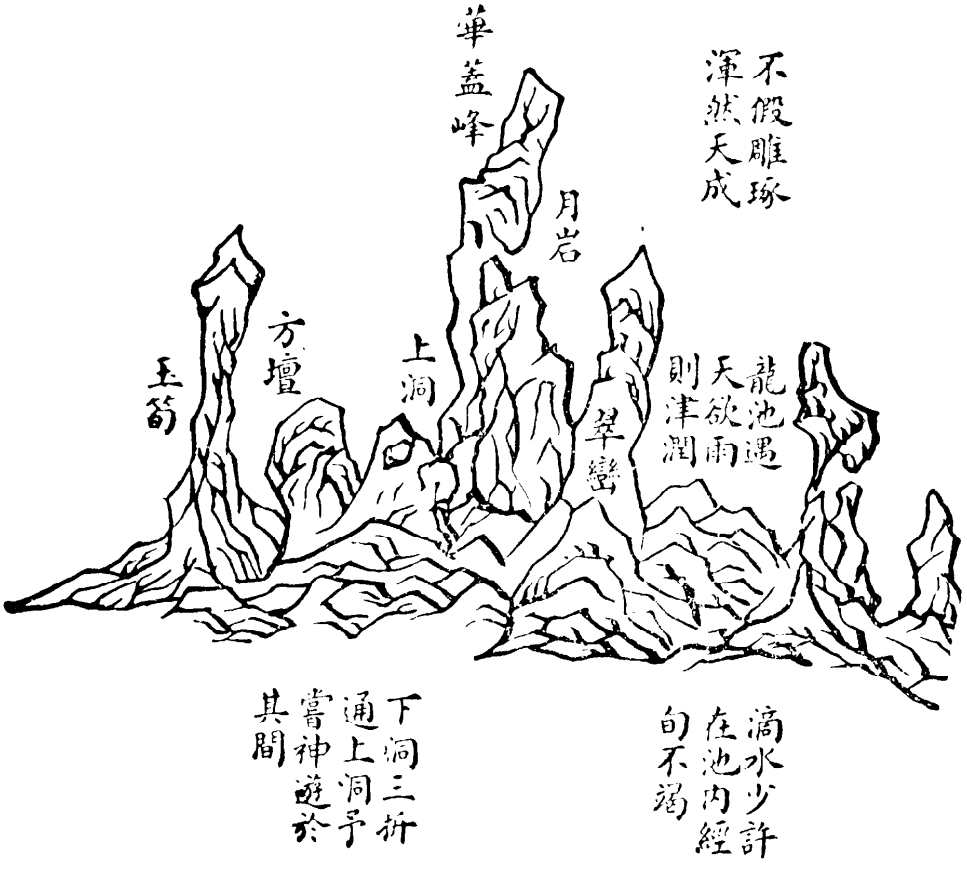
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僧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檮、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今以妓爲官奴。卽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待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寶晉齋研山圖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奮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妓書几。隱約烟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巃。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偏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宅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屑。得必嵩少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眞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于此。

衞夫人

翰墨志云。衞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崇傳。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

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淸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爲房老。

輟耕錄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書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爲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爲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爲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爲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贖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鰲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秋。龍伯國人眞妙手。掣此巨靈鎭江口。丹丘逸士來跨之。石窪爲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櫂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鎭。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羣閹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鎭。灘淺閣舟。落帆于鎭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爲異人也。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緘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今日得覩天日。帝喜。勑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尙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鎭。而不見金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脈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

落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翁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怪。棄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熾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攜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窆。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巘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眞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內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卽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

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讀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剌把都

火失剌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鼈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剌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 淡紅色.嬌.

昔剌泥 黑紅色.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 上有白水.

青亞姑 上等深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貓睛

貓睛 中含活光一縷.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荆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避者達 深紅色.石薄方.嬌.

古木闌 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助木剌 中等明綠色.

馬思艮底 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你藍 中等淺青色.

白亞姑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乞里馬泥 即河西甸子.文理麤.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賁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己。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卽拉夫同往。蛇尙宿留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掊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鄰家疑其爲盜。告其姊之夫嘗爲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楊下。一夕。聞繞楊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鏘鍮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爲編氓所得。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甲。自以爲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爲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棱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溫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擄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閽人不爲通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爲有定數云。

待士

恆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潛凱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爲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賈猶布衣。爲通報。王方讀書。略不荅。薊公出。整復浼人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

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薊公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延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嘲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與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雷電以兩。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

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爲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燬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爲時識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牝馬爲課馬者唐六典凡牝牡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鹹杭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齊民要術用杭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阜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遂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 | | |

	驃騎衛上將軍	鎮國上將軍	昭勇大將軍	懷遠大將軍	明威將軍	宣武將軍
司				欽象大夫	明時大夫	保章大夫
天				正儀大夫	頒朔大夫	
太				保康大夫	保和大夫	保順大夫
醫				保宜大夫	保安大夫	
內侍	中散大夫	中尹大夫	中儀大夫	中御大夫	中衛大夫	中治通侍郎
教			雲朝大夫	長寧大夫	協律大夫	嘉成純和郎
坊				詔德大夫	和大夫	
文官子廕	正五從五	正六從六	正七從七	正八從八	正九從九	
	三考陞正五	三考陞從五	三考陞正七品省	三考陞從七	三考陞從七	三考陞從八
	三考陞從五	三考陞從六				
	三考陞從五	三考陞正七品省				
	三考陞從六	三考陞從七				
	三考陞正七品省					
	三考陞從七					
	三考陞從七					
	三考陞從八					
	三考陞從八					
	外任官轉陞例					

省劄六務提領一部監百大德四年八月
十月陞七十二月百八月三十日八月桑准色目人比
陞從九陞從九陞從九漢人廕高一等

朝官補上陞一考陞一等外任一考陞一等二十五月之上減一年二十五月之上減一年

如正五品上兩考非通入四品缺須歷上州三考有司定奪再歷上州三考陞正四品內任

從外任不分方上州考入四品缺歷上州三考陞正四品內任

秦准至元六年三月外任若三考不及六十月八十一月之上陞後任月日五十月之上陞後任月日三考不及九十月之上陞後任月日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爲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幷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鞫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官家。囑之曰。愼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罪。而信甫減死。既而即潛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

定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　異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義義。睢孽蔓乘。兵塗旷菅。國武之興。暗爾尸素。營賄朋域。弗典守妖狐凌。彼童逢之徒冠倫魁。誰滑伏鼻服。倒授太阿倕以承。天廓不白。暑雨冰。綱常淪隧。綫絕罔憑。胡為優徐倡。治容倚市矜。羨妖驅之俾侑樂。顛玉肆瞢無陵。兢噤譎褫。舞餘。怒髮植。脯膂。鉛為鋼。刃劃膺。載營覇。灼七升。顧守臣鉅儒汗恵。何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下里執。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瞀。爾倡丹衷燭日月。易於黨。磐繩繩。汗濆流。回清澂。蓋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斃之。罵至死不絕。後閫臣以聞。特封莫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豔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虜裘頭真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沐魂零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當是時也。姦兒得志。孰焰熏天。雖厚祿重臣。裭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莫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

志怪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軍聲甚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

腰悉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卽填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卒不避譴斥。力爭以爲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恨。

還金絕交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啓封。漫爾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爲苦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爲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書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

曆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着筆。因取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恥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爲躬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爲之。果善。

輟耕錄卷第八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頴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緜有興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

石無十步、眞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磉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

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踈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滕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

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泒。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堵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傾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眞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爲上矣。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胷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寇。天公劃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髻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鬖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幷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

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藤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尙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搗亢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荅。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歡甚。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踵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其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五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關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遞出入。以搆賄

賂。號爲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末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敍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峭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騖。以關節緊慢爲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爲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老苗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爲人陰鷙酷烈。嗜斬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鬬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略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潮淮入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爲潘鎮喉吞。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塡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卽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猺蒼剌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

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蓋槃瓠種屬。曰猫、曰獠、曰獽、曰犵狫、曰犵狚。字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豔而皙者。畜爲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卽剸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僞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尙有粟四十萬餘籍。爲己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外。未卽進。民自爲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爲鄙塢計。用法刻深。任數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

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蕃人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爲。又無他奇謀遠略。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兕之檻而使赴犬羊耳。尙冀保民命。爲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爲快。實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己犯分。貪財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略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國家之本。剗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橫兒坊。創義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弱齋。俗謂爲楞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暻）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愼。語不傷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卽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翫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主翫碧窓。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雖。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鬪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卽今魚脬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盛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

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刻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本兒不花、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

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僦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荅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未研徑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老之

老之意。

龍見嘉興

橋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旁風怪雨大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鬬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入月

松江徐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橘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憂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爲儀眞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鄒淮、絶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僇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

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摶霄。字孟起。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既恭且和。然復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輟耕錄卷第九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敍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楊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敍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敍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敍者。次序其語。前之

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顚倒。故次序其語曰敍。尙書敍。毛詩敍。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書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躓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麻荅把曆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章食押不廬。雖死亢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有名押不廬。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

彼藜藿腸。仁人不爲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右三。嬰啼開木枝。羝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四。西狩獲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五。纔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形體畢具也。右六。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右七。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蚷。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玄玉漿即馬嬭子。右八。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右九。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右十。

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西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頤。諸醫罔知所措。廣

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眞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隸焉

磨兜鞬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愼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閣日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日晦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卻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裹啖女子病卽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

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日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卽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鴟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鎭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罷詣先壟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破城悉如所言。

割臬

杭州赤山之陰。曰簫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廚刀自割其臬。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煆所割臬。搗粉酒服。如其言。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爲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尤比于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 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荷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于用。不欲子卻客。俄而車蓋載止。饋餼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舍刀既止。黮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

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塡膺。寸晷是學。不迨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爲人之父。爲人之母。覩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賓也者。致敬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眞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所譔墓銘。有曰、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淸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謠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卽合。至

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恚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嘗搗磨蒸。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

煎幷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遁。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勑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說云。唐張茂昭爲節鎭。頻噢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尙書在鎭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肥。晉琱噢。五代史云。蔓從間、家世屠羊。從蔣仕至左金吾衞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鎭。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飮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白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衞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卽殺而食之。太宗卽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爲顯官。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壽延）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爲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指錢築塘等事。皆傅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眞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全節）時爲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眞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籙。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眞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

生書。必稱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頰。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煑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眞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爲禮。腹中之脬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鱭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蟛蜞螯。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鮧。盜之反。鮵也。背青腹白。觸物卽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鮵。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落水闌亭

予嘗見落水闌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彝齋之物也。彝齋、宋宗室子。諱孟堅。

字子固。蠢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蠢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櫂。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淪溺無餘。蠢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爲幸。因多食海蜇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胷微温。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簀。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爲鬼矣。曰。妾以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覩其臥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爲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卽今嶽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囚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卽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

于此。以爲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塡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遂。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買印

淮海龍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鐍。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卽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者。可謂善矣。孰謂巽婦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塔頭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顚。望之。二矢著其上。鍭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黏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貫

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二。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鵲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